

SEP. 27 1933

8

# 國際現象畫報

## International Pictorial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一卷八期廿一年七月十五日(每月二期)



歡送劉長春參加世界大運動會(國聞)

Mr. Liu Chang-Chun, China's sole representative to the International Athletic Mee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8, July 15, 1933



20

### 國際現象畫報社

# 齋藤內閣與巴本內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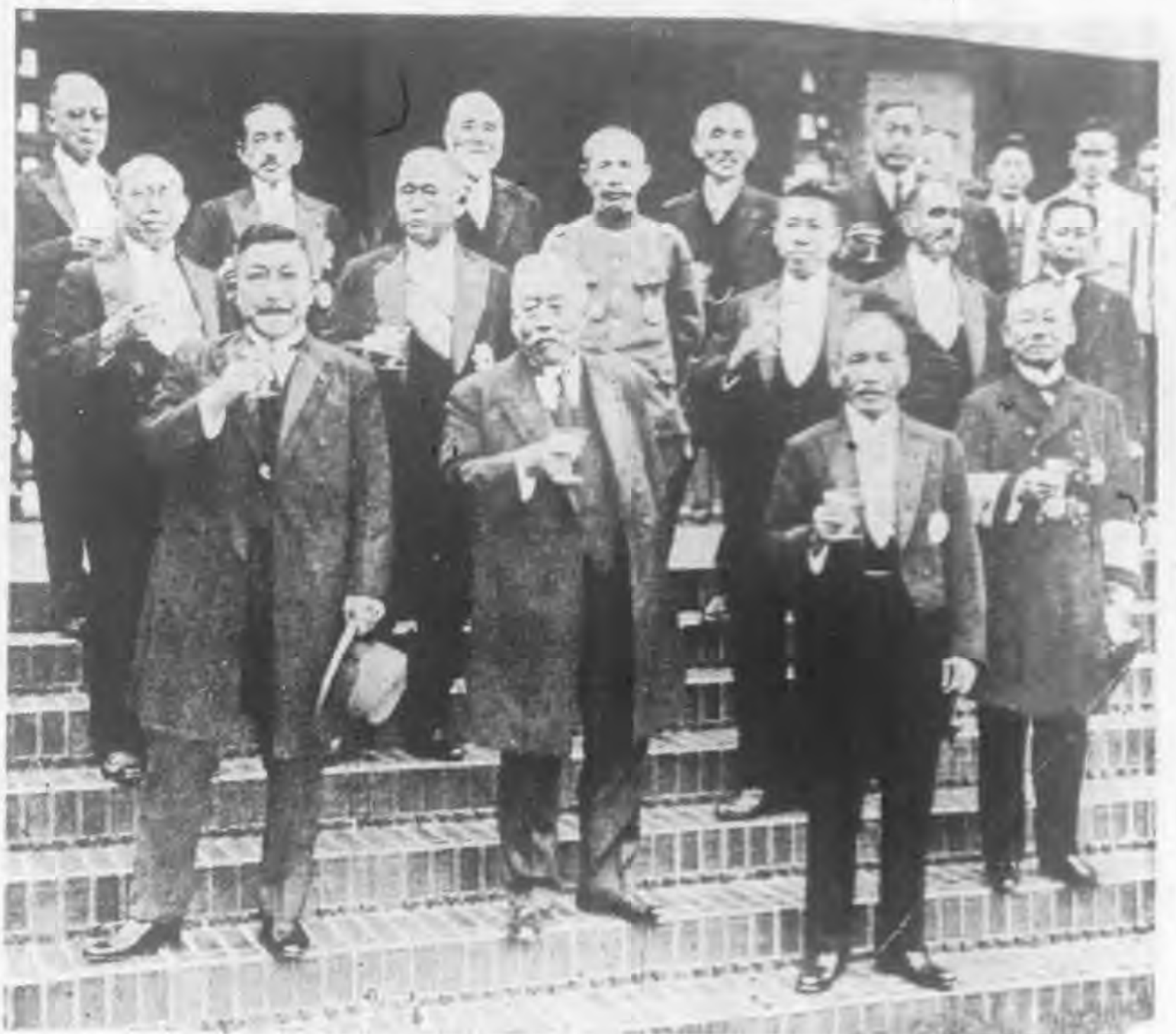
數月以來，以國際政治上言，可謂多事之秋，其中以日本及德國兩內閣之被倒，尤為世界人所注目。蓋日本犬養毅之被刺，為日本法西斯運動，將控制日本政局之象徵，而德國白魯寧內閣之被倒，則因白氏主張指撥德國大地主一部份地產，給失業者墾植，因而引起德國大總統與登堡不信任，及因此而使德國人民益傾向國家社會黨之故。今齋藤及巴本之新閣組成矣，此兩閣均受命於危難之際，起而負國家重任。他日能否以其政策而得國內之信任，及國外之同情，實為至堪耐人尋味之事。我國人尤不可不注意也。茲將齋藤及巴本兩閣之組織，詳誌於次：

一，齋藤內閣。內閣首相兼外務大臣齋藤實（七十五歲），（外相現由內田繼任）內務大臣山本達雄（七十七歲），大藏大臣高橋是清（七十九歲），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後改荒木），海軍大臣岡田啓介（六十五歲），司法大臣小山松吉（六十四歲）文部大臣鳩山一郎（五十歲），農林大臣後藤文夫（四十九歲），工商大臣中島久萬吉（六十二歲），鐵道大臣三土忠造（六十二歲），遞信大臣南弘（六十四歲），拓務大臣永井柳太郎（五十五歲），內閣書記官長柴田善三郎（五十五歲），法制局長官堀切善次郎（四十九歲）。

一，巴本內閣。總理巴本，外長紐拉恩男爵，內長蓋爾男爵，國防希賴謙將軍，財長克羅雪克伯爵，司法歸德納博士，農業白朗男爵，交通兼郵務呂平那克男爵，經濟兼勞工汪謨博德教授。



The Pappen Cabinet in Germany  
影攝閣內(本巴為者立前最)本巴國德(上)



The Saito Cabinet in Japan.

(右)日本齋藤第二行中立者為齋藤內閣

美國文極司脫槍牌乾電



槍牌乾電進步至此市上  
一切電池皆落後矣

本牌乾電之鋅筒原個鑄成復有  
膠質黑蓋作頂故經久耐用永無  
發漲其外觀內容足令用過見過  
者皆生愛焉

定價公廉各  
處皆有代售

# 村野, 田植, 川白之後本日歸

The Japanese high military and naval commanders, after their return to Japan from the recent Shanghai War



Nomura, Japanese naval commander, has lost his eye.

村野之眼獨

Siragawa, the Japanese Commander-in-Chief, is dead  
 (右) 白川死矣！遺骸載砲車內，由日本軍港波止場，移向橫濱賀野。其下爲日本青山山齋場，對白川舉行陸軍葬儀情形。



此次日本於一二八無端向我們侵略，其始僅以海軍陸戰隊，攻關北。并誘於人曰，四小時內，可將關北奪取也。不料十九路軍起而抵抗後，日本軍不獨不能踐其言於四小時內奪取關北，反而爲我十九路軍擊破，於是日本始惶然大恐，知中國之非易欺者。乃將贛澤撤換，而以野村繼之，復以植田第九師團長率全師而來，及戰事仍無進展，再造白川大將領數師團前來，以一師分襲我後方瀏河，我十九路軍，因後援未至，不得已退守第二防線。白川等遂以爲大功告成矣。及四月二十九日，爲日本天長節，該將領等乃在虹口公園，舉行大閱兵典禮，遂爲韓人尹奉吉所炸，當時日本軍政要人如白川，重光，野村，植田，均受重傷。醫治結果，白川死，植田跛一足，野村去一眼，重光則將脚截去一隻。及六月十三日他們回日本去了。在日本人的眼中，僅見白川以樞歸，野村以隻眼歸，植田以獨脚歸。他們那裏見到我國關北江灣吳淞一帶，屍骸遍野，死傷山積，破戶頽垣，慘不忍睹呢。



Uyeda, Japanese high military officer, has lost one leg.

田植的足跛

# 南京新建游泳池之開幕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new Swimming Pool in Nanking.



Gen. Huang Shao-hsiung, Minister of Interior, is speaking.

右：內政部長黃紹雄氏參加游泳池開幕典禮演說時之情形  
左：表游泳姿勢之十二齡女童汪愛仙及其兄汪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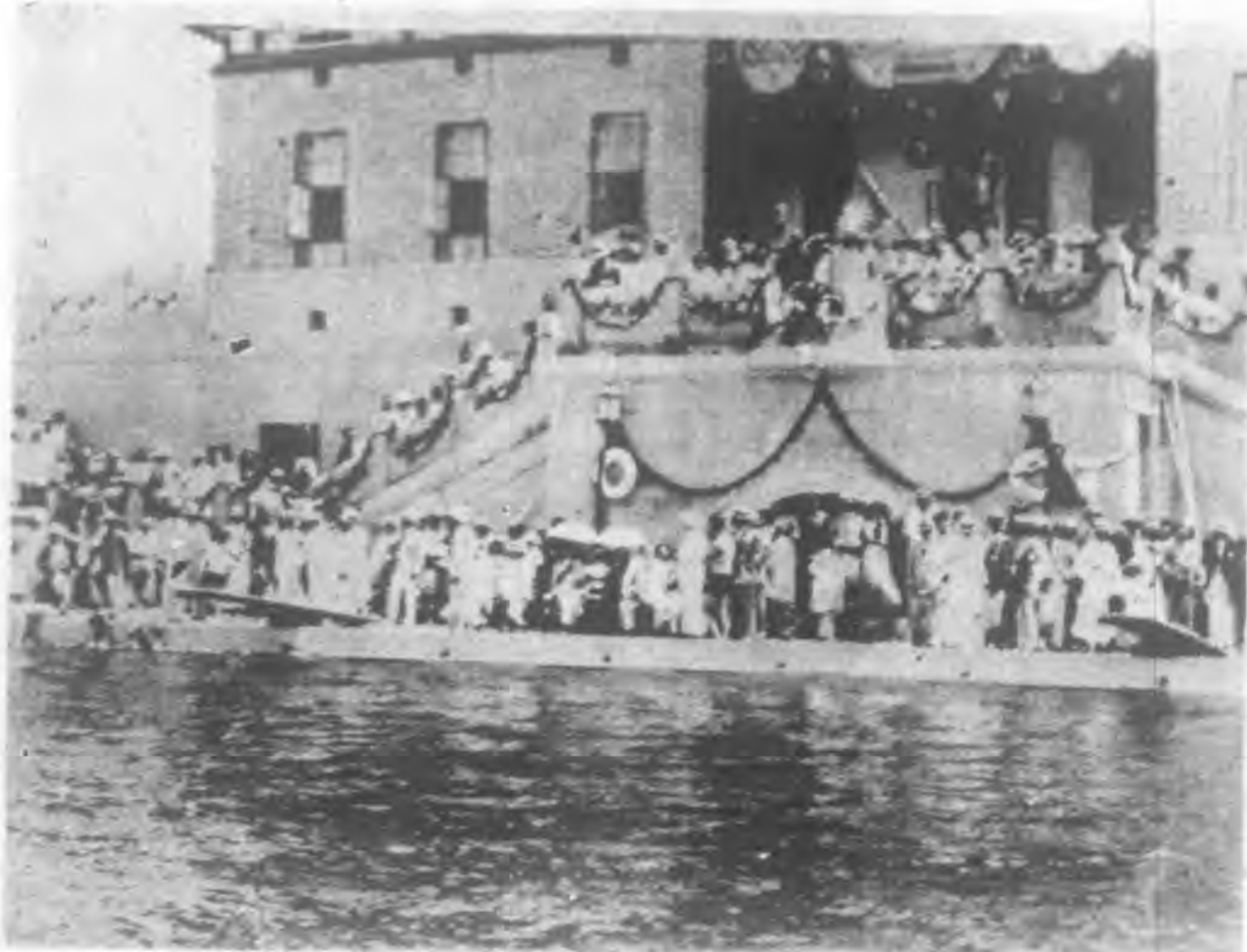


Miss Wang Oi-shen, aged 12, and her brother Mr. Wang Chan, noted swimmers, appeared on the occa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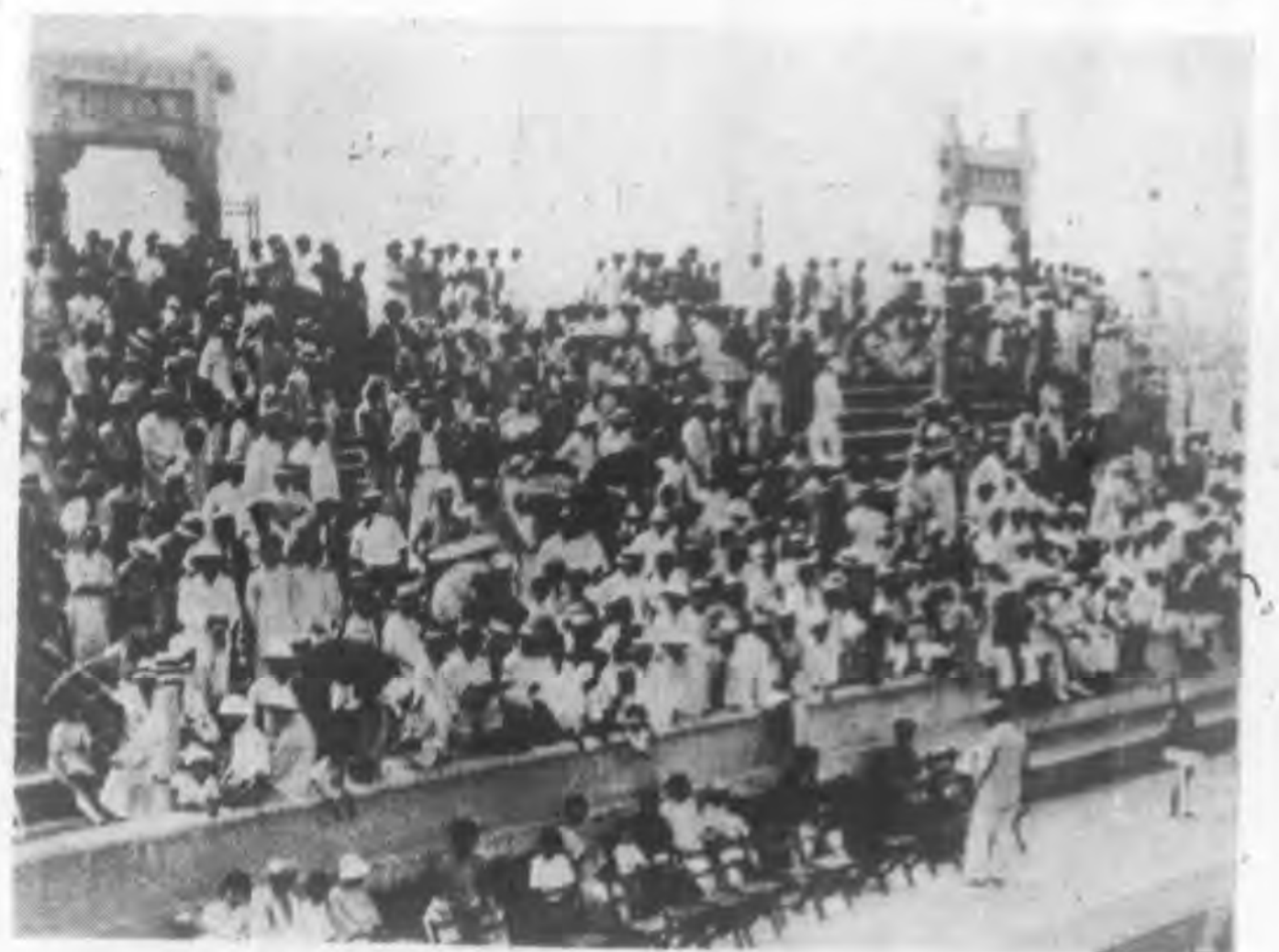
...-teh, wife of the Chief of General Staff, is presiding at the meeting.

右：參謀部長朱培德夫人行開幕禮



A view of the Swimming Pool

右：游泳池一瞥



Those who attended the ceremonies  
衆民界各之禮典幕開加參：上

(附註)以上各片係由黃英供給

The Sion-Indian Trading Co.  
Calcutta, India.

Mr. F.T.Yap: Representative  
1213 Hart Road, Shanghai.

## 中印貿易公司

本公司係印度華僑創辦，以推銷國產為目的，并為同胞介紹該邦特產，故本公司實為溝通中印商務之橋樑。

駐華代表葉俊愷  
上海赫德路合泰坊  
一二一三號

本報歡迎投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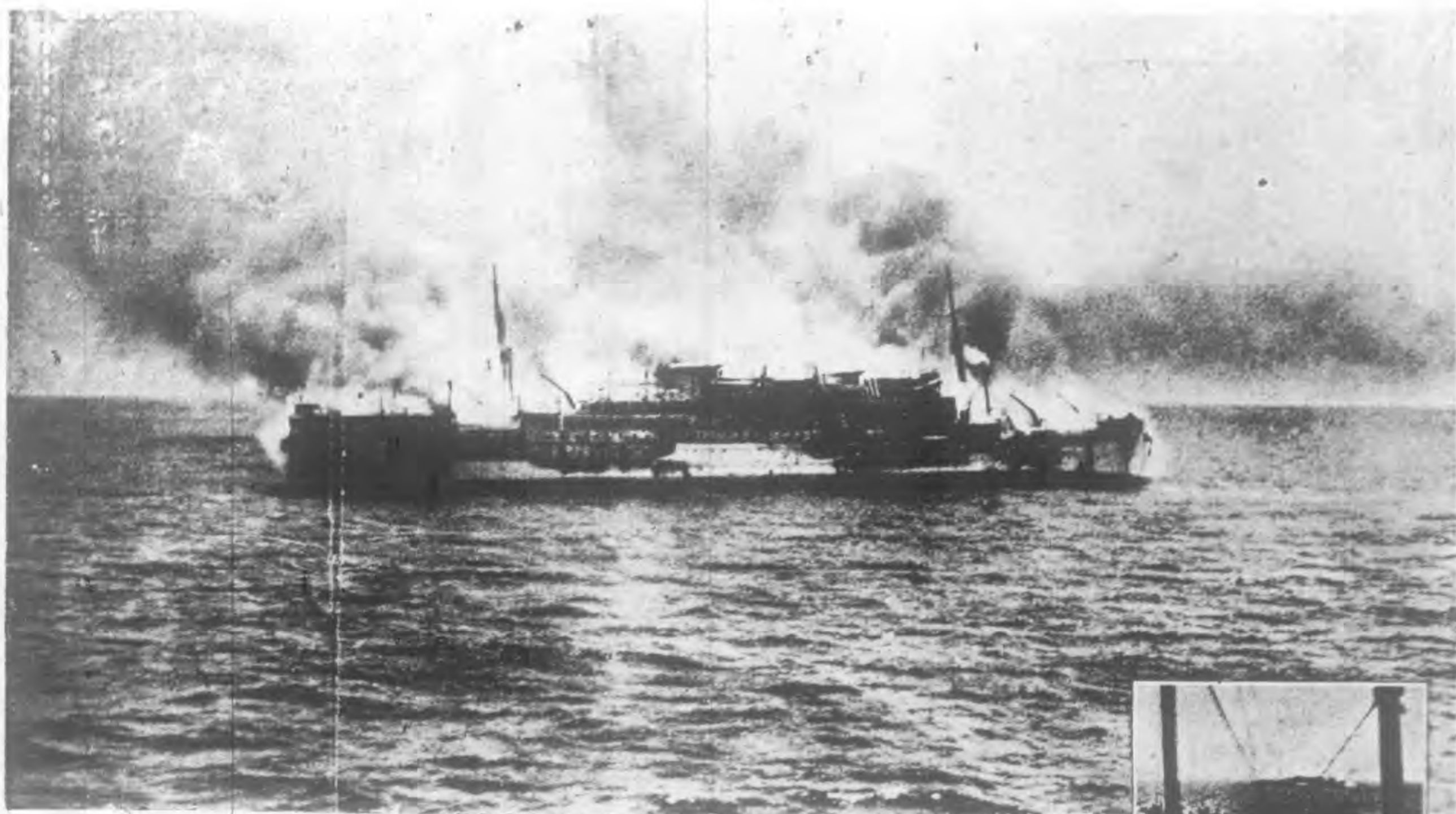
字及新聞照片一

經登載從優酬謝

本社啓

佐治飛力大郵船在  
大海上被焚之實況

The burning of the French mail boat "Philip George"



A view of the burning vessel

現狀之焚被力飛治佐見望上船一別在(上)



How the passengers were caught unprepared

搭出被係圖上，逃而服衣帶摺及不多，猝自出事以，客搭上船治佐(上)  
○形情上船一別在客

法國航行歐亞之最新最大的郵船佐治飛力(二〇〇〇噸)，於第一次處女航，由上海回法國，五月十五日行抵亞丁海灣，當船長即發出求救信號。其時在此地附近之各船，紛紛駛來援救。當即救出搭客甚多。本篇各圖，適在救援船上所影攝者。乃當日佐治遇險之實在情形之寫真也。

行看遊火



Rescued passengers questioned by reporters at Marseilles

日常問詢，圍包者記聞新，後賽馬國法抵，客搭之出救(上)  
形情時險遇治佐



How the rescued passengers appeared in another vessel, by which they were saved.

(右)被救出搭客，又在別一船上之情景

保安水

SONCHOLERINE

- 家家宜備
- 人人必需
- 救人救己
- 高枕無憂

各種菓子露

每種大瓶洋八角  
小瓶洋三角五分

各色餅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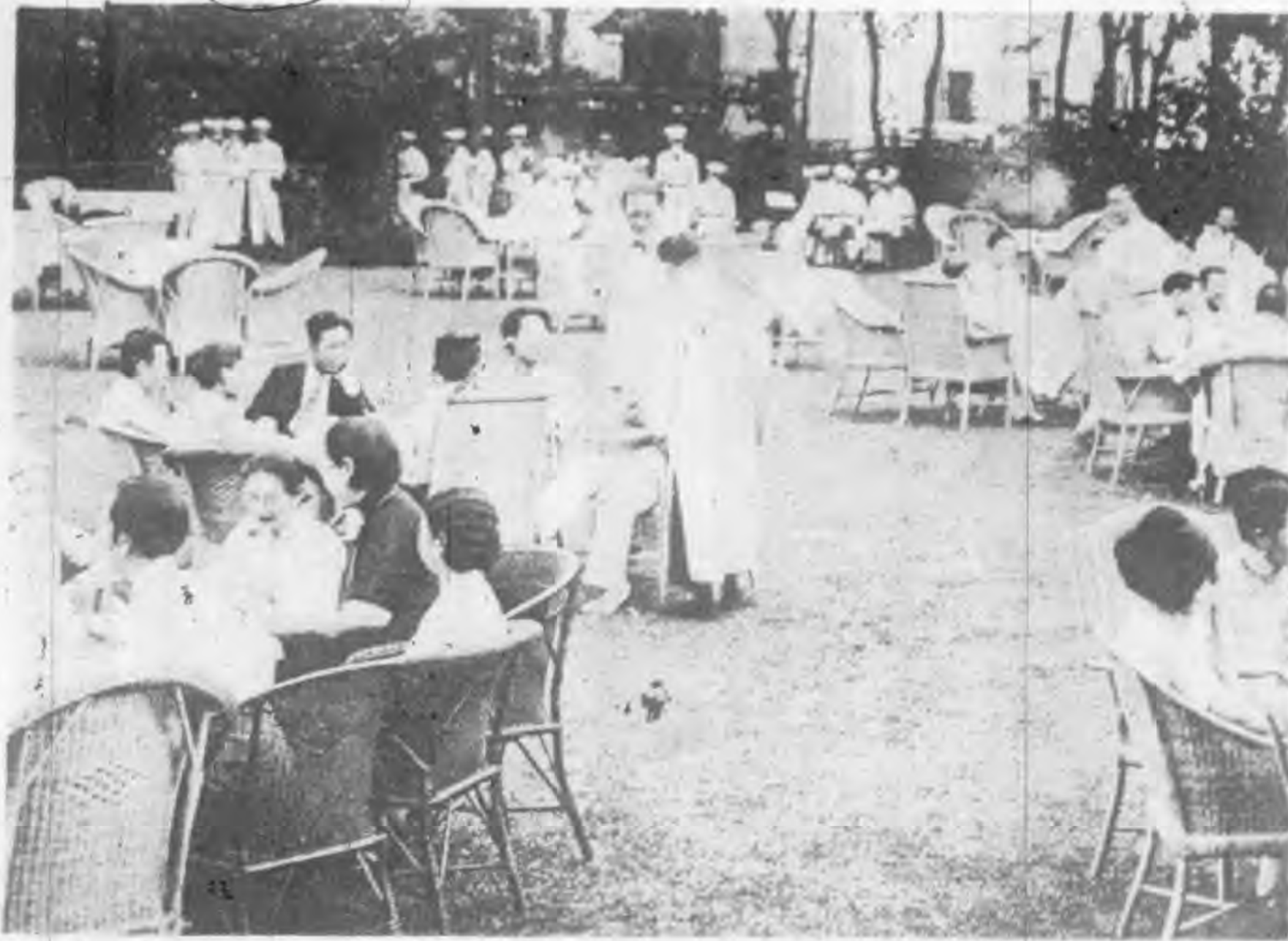
最合衛生 價格便宜

英大馬路 拋球場口 集成藥房

▲撲滅霍亂時疫之勁敵  
▲有起死回生之特效

# 上海新訊

The happenings in Shanghai



左：上海市度獎備成歡送駐英公使館泰祺放洋時所開之午會是佳到者多為各國外交官更，及我國海內有名人士。圖中左者為吳氏一國間。  
A farewell dinner party was held at Mayor Wu Teh-chen's home for Mr. Quo Tai-chi, Chinese Minister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 and Gen. Chiang Tsao-ping, Minister to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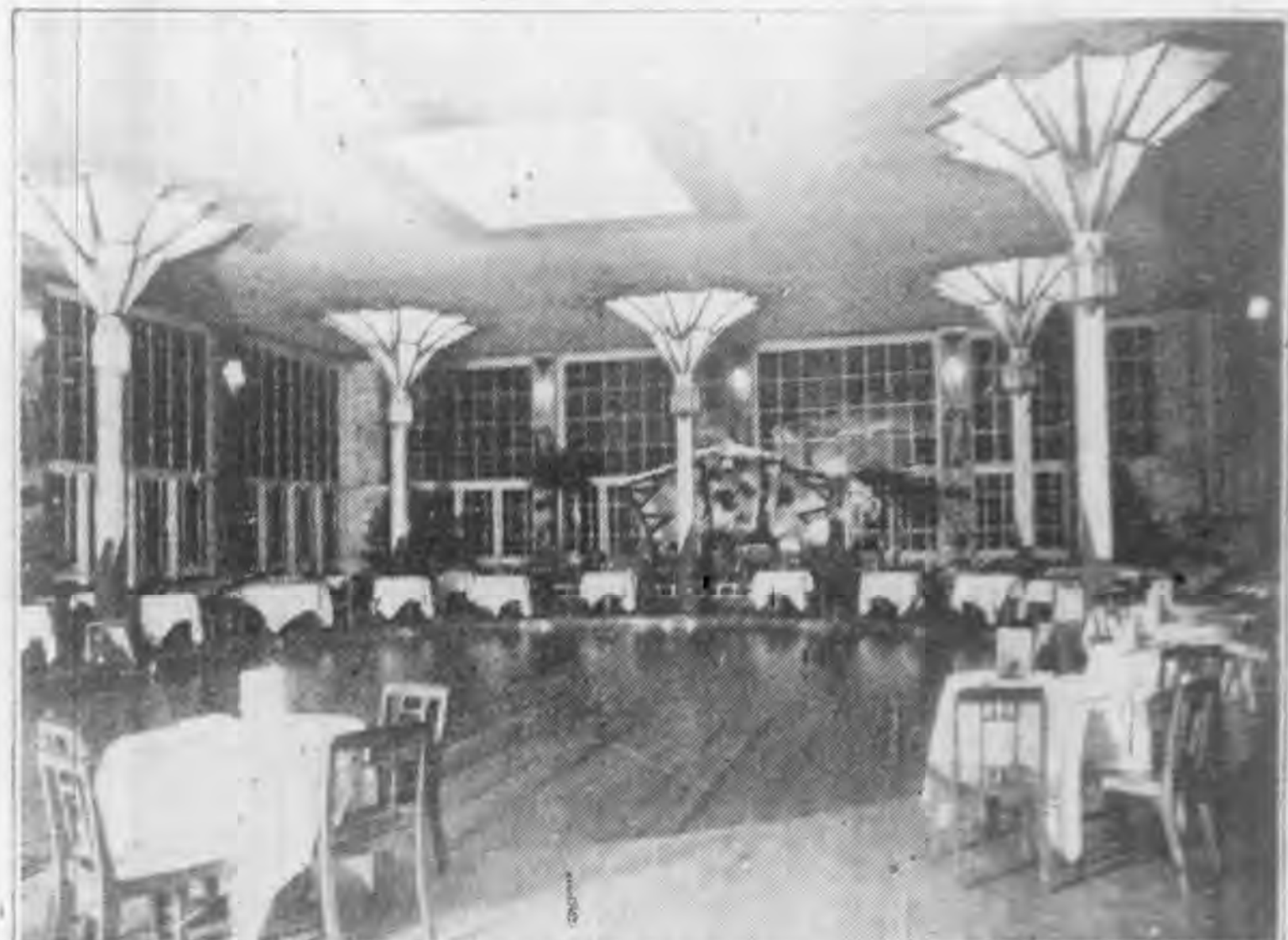
為會大助運屆十第界世加參國我表代次此春長劉：上放氏劉為圖上，紀創之爭競專育體際國與界育體國我。形情之送歡表代體國各國我，日昨  
A party, headed by Dr. C. T. Wang, appeared at the Customs Jetty, to say good-bye to Mr. Liu Chang-chun, China's sole representative to the International Athletic Meet in the United States



左：南京軍官學校編譯處長吳光傑少將，係保定軍校軍校畢業，精通各國文字，近著國民軍事常識一書已不日出版，左為吳氏最近遺像。

Gen. Wu Kuang-chieh,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in Nanking, who has just finished his new book, "Common Military Knowledge"

## 上海辣斐花園舞廳



本舞場為上海最新式之跳舞場，舞女婀娜多姿，音樂抑揚動聽，其餘酒食飲料均皆上品，各界仕女務請早時光臨，以免座滿向隅

地點 辣斐德路（畢助路口）  
法界廿二路公共汽車直達門口

光明公司出品  
完全自製國貨



總發行所 上海博物院路十九號  
廣學會房子五樓



Another picture showing the Fukienese welcoming the 19th Route Army.  
左：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第一團到安海市場時  
民衆歡迎之熱烈情形之二 (李志杰攝)



The 19th Route Army was heartily welcomed by the people in An Hai, Fukien.  
左：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第一團到安海市場時  
民衆歡迎之熱烈情形之一 (李志杰攝)



Mayor Wu Teh-chen and Col. Wen Ying-hsin, of the Greater Shanghai, inspecting the Chinese police.  
察警團檢明黃長隊大察警星應溫長局安公與城議吳長市海上：上

唐拾義

防癆

久咳丸

每瓶一元二角

各埠均有經售

不可一日無此君








雙妹各種修飾品



Indian representatives took part in the recent memorial service for the Chinese victims of the recent Shanghai War



Foreign ladies joined the memorial service

本行銷路三十餘年各省均設有支行各埠商埠廣洋貨店均有發售

▲ 中國廣生行有限公司 啓 ▲

# 今日之洪荒世界

The present pre-historical world



The canoe in Amazon River

(右) 在亞馬梭尼河上所通用之木皮小舟

日天見不，密叢木林 (下) The Jungle



An ancient tree

世界的進步是畸形的。一方面文明的國家，已進步至為人不可思議之境地，一方面則那草昧之民族，依然度其太古的生活。本篇各圖是南美洲亞馬孫那河附近深林之情形，不獨山深林密，龍蛇窟居，即那印第安人，至今日仍乘木皮舟而行獵，亦為今日各文明國人所不及意料得到的，今日地球上仍有這樣的洪荒世界。真是聞所未聞了。

上海萬國牙科學社社長

牙醫

陳

思

明

▲第一診所

北四川路郵政總局對過

▲第二診所

南京路大陸商場五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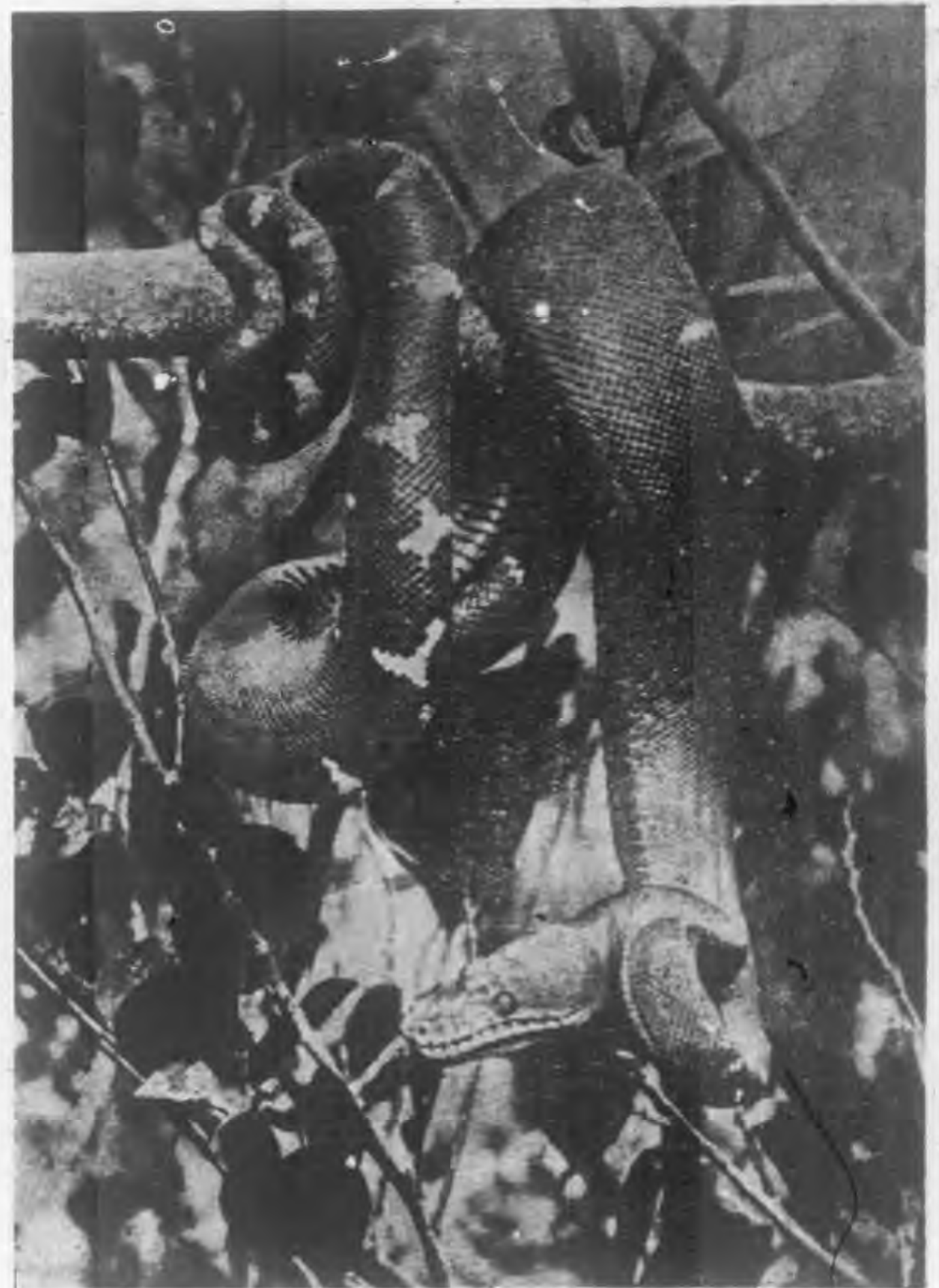
獵行以箭用，進轉河沿，舟皮木駕人士(上)

Hunting by a canoe



The huge stone near Rio Branco, South America

(左)利亞不蘭附近河中之巨石



Where big snake lives  
所之居窩蛇龍(上)

## 成 城 公 司

- ▲ 辦理一切土木建築工程
- ▲ 工精料實
- ▲ 代辦設計及整理房地產
- ▲ 計劃周詳
- ▲ 代顧客投資買置房地產
- ▲ 手續靈便
- ▲ 信用卓著
- ▲ 代業主按月收取房租經理保險以及修理等事項
- ▲ 辦事穩妥
- ▲ 誠懇可靠

樓四號五十三路記仁海上：所務事  
八四七六線無有：號掛報電  
○九七三一：話電

# 草食運動

The Vegetable-Eating Movement



Brennessel, a kind of vegetable or grass, is supposed to have the effect of blood-purification

Below: How the people actually enjoying the grass-like vegetable

不道，形情在實之食而草採上地草在 \*\* 下  
○呢事的美玩開是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go out in group to look for the "vegetable"

飢充草實地各往後聯們人食草，日期星：上  
為草何則此知，者行同人多要以所，  
○也訴告相互可家大，食可



草食運動，即將向生在地上之草，採取而食之運動。在歐洲已一年一年的發達了。此項運動，所以有日益發展之勢，固然有種種的理由，然最大之原因，厥在於社會之貧困。貧民為維持可憐的生命，期加入此項運動，而可以節省其高貴之日常生活。故此項運動之增進，尤有一日千里之勢。此項草食運動之始，不外禁止食肉，及後則牛乳及雞蛋亦均禁止之。最近禁例益嚴，僅限於食生草，凡已煮熟之

菜蔬以及已經調製之植物均不許食之。凡屬此項運動團體之會員，均有互相告訴各地何項生草，適於生食滋養之義務。故該會如出外覓食，均集合多數會員同行，俾彼此可指示何項草類適於生食也。我們看見這種運動，不能不回想，我國受天災兵燹各地，而食樹皮草根之事，世界文明，究有多少人，享受到呢。

# 史汀生主義

崔志德譯

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Secretary Stimson) 函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波拉氏 (Senator Borah)，明示美國政府對於中日糾紛之政策，及其對於九國公約與巴黎公約之態度，時人稱之為「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本篇對於此新主義之見解，頗多獨到之處，爰譯之以告讀者。原文載諸倫敦皇家國際時事協會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出版之國際新聞半月刊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八卷廿二號，著者惠勒達耐德氏 (John W. Wheeler-Bennett) 即該刊之編輯人也。——譯者識。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非戰公約 (General Treaty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 —— 通稱凱洛格公約 (Kellogg-Brand Pact) 或巴黎公約 (Pact of Paris) —— 簽訂之時，世咸知其非常重要，以其為一新國際道德之宣示也。願其實在之價值若何，論者初不一致。該約對於締約國之違犯第一條者既未規定制止之方，而完成第二條之工具又付闕如，懷疑派以是非之。按第一條係廢棄戰爭為伸張國家政策之工具，第二條係規定國際糾紛應以和平方法解決之。(衆意設非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必貽「徒唱高調」之譏。懷疑派並非杞人憂天，其背後實有一關係重要而難解答之問題，即「一國如非締約國，悍然作戰，美國將如何？」)

此問題之繁迫於歐美人士之腦海者，不識凡若干人。美國參眾兩院提出關於解答此問題之意見書，為數至夥，其目的在確定該國對於戰爭發生時應取之態度，後雖無一經議決採用者，然其效用至少已使若干人交換其意見，可斷言也。

一九二九年夏中俄滿洲衝突之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氏，乘機向法國駐美大使提議，擬締結一種協商公約 (A Pact of Consultation)，為日後解決同樣糾紛之具。史氏以為此應「成立協商之機關，並形成反對侵略國之輿論」，藉增凱洛格公約之力量。

此項提議未得具體之結果，隨即任其延擱，其黃若

曰，美國已倡議於前矣，第二美勳作應由法國任之。終一九三〇之全年及一九三一之前九個月，此事迄無發展。然大西洋兩岸人士，益徵欲求凱洛格公約之有實效，須依史氏之建議，更訂條約以充實之。且有人希望藉此以應法國之保障要求，為其裁減軍備之初步條件。當時威信賴伐爾氏 (M. Laval) 於一九三一年十月游美之際，必與胡佛總統進行此事，但賴氏尚未成行，滿洲事變已起，美國以是益急於實現其建議中之主張。

關於日人侵佔滿洲之中日糾紛，係於一九三一年九月提交國聯行政院大會，當以專權極為嚴重，非得美國之合作，難有任何解決之企圖。

國聯行政院應請西爾爾卿 (Lord Cecil) 之提議，議決以所有關於本案之紀錄與文件通知美國，史汀生氏覆稱，美國政府「竭誠同情於該院對中日兩國之勸告，並願以同樣照會分致南京與東京。美國以是斷然自附於國聯全體會員國之共同行動，自茲以往，對於國聯關於本案所取之政策，益為密切一致。」

是年十月九日，史氏電促國聯「運用其所有之壓力與權威」解決本案，同月十二日，復電請國聯迫令中日兩國履行其義務，並謂「俟時機成熟，美國必向中日兩國指示其在巴黎公約與九國公約 (Nine Power Treaty) 下應負之義務。美國願與國聯合作之意，由是益為明顯。」

國聯行政院主席白利安氏，鑒於美國政府深願合作之表示，乃發出正式請柬，邀其派代表出席於該院討論本案之會議。日本代表雖藉口法律問題而反對之，但請柬終於送出，美國政府終接受之。行政院之邀請美國，蓋以本案與國聯盟約及巴黎公約皆有關也。

日內瓦美總領事吉柏德氏 (Prestis Gilbert)，遂於十月十六日出席於行政院會議，華盛頓致伊之訓令曰，「凡可適用凱洛格公約之討論，着即出席參與。該員應將討論之結果，呈報國務院，以憑核辦。設或出席於關係中日糾紛其他方面之討論，只准以旁觀員或旁聽員資格為之。」

是年十一月十六日，行政院復開會於巴黎，美國駐英大使道威爾斯氏 (General Davies)，代吉柏德氏出席，其後凡討論中日糾紛之會議，美國皆有代表參與。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氏果如前言，以同樣照會分致中日兩國政府，促其注意在巴黎公約及九國公約下

應負之義務。文曰：

「合衆國政府願承認任何事實的局面為合法，亦願承認此等政府或其代表所訂之任何條約或協定，以其足以破壞合衆國或其公民在華之條約權利。」

「合衆國政府願承認以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公約條文與義務之方法，而成之任何局面或協定，須知日本中國及合衆國皆為該公約之締約國也。」

美國政府對於巴黎公約及九國公約之真實態度，可於上文之第二段見之。照會發出之數週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波拉氏與史氏書札往還，美國政府之態度益為明顯。波氏函詢史氏，九國公約是否因中國之現狀而不適用或不生效力，或須加以適當之修正，設果如是，美國政府擬採何種政策。史氏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函覆波氏，即沙德威教授 (Professor Shaw) 稱爲「美國外交政策史上最要文件之一者也。」

史氏之言曰，九國公約「現為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之法律的根據」；一九二一年之前，此主義只寄託於列強之非正式的約束，但華盛頓會議時「已結晶為九國公約，予此主義所寄託之原則以界說與確定」。當華府會議之時，列強咸知中國須經若干年之經濟的與政治的努力，方能成爲一自治之共和國，故九國公約實為列強之自治的條約，所以放棄足以干涉中國發展之任何政策者也。

史氏又以日本背露修正九國公約之意，乃續言曰：「吾人又須記取，該約為華府會議時有關係之列強所訂若干條約與協定之一，彼此互相關連，互相為用。違犯其中之一，勢必牽動全部條約所期之諒解與均衡。華府會議要為一裁軍會議，目的在增進世界和平之可能性，不僅由於海軍競爭之停止，而並由於其他危及世界和平之各種困難問題之解決，尤以遠東為然。此等問題係互相牽連者。美國政府的願放棄當時在戰艦建造中之領袖地位，以及不復增築古德 (Guns) 與菲律賓羣島之堡壘，除其他之原因外，係基於九國公約中所含之自制的條文。此等條文不但保證世界各國在東方商務上之機關均等，且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之軍事的擴張，而以中國為犧牲。吾人不能討論此等條文之修正或廢棄之可能

性，而同時不致其所委託之他種保證。

巴黎公約與九國公約雖為各自獨立之條約，但皆以「聯合世人之天良與公論，以謀依照國際公法之平定發展」為目的；而保持中國不受外國之干涉，實為此等發展之要件。關於滿洲及上海事件，史氏之言曰：

「現已發生一種局面，無論在何情形之下，決為此二公約規定之義務所不容，該約等說忠實遵守，此等局面斷難發生，實屬明白無疑。」

美國政府之意，此二公約中所含之原則，並無可以放棄之理由；此外更無明證，可以表示此等原則之確切進行，足以防礙締約國及其國民在華之合法權利。

史氏於其函末述及一月七日照會中之警告，略謂中國或日本政府破壞條約而成之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美國政府不能承認。又曰：

「世界各國政府如取同樣之決心與同樣之態度，定可予此等行為以警誡，吾人信其必能切實禁阻此後以壓力或毀約而得之任何權益為合法，並信其終必能輔導中國恢復其已被剝奪之權益，一如史冊所昭示。」

證以一月七日之照會，史氏致波氏之函，已明白顯示美國對於遠東之政策，及其對於巴黎公約之真正態度。下列一語，尤為明確：

「合衆國政府礙難承認以違反巴黎公約條文與義務之方法，而成之任何局面或協定」，

史氏之函，似更含有明白之建議，促請締約國採取同樣之步驟與措施。

由此觀之，可知所謂史汀生主義者，其性質實為消極的。依此主義，美國並無義務「禁阻」違約局面之發生；而且假定違約行為為意中事。故史氏主義非積極的制裁，而為道德的制裁，以合乎公約之整個精神；蓋公約之立場，與其謂為實質的，勿寧謂為道德的也。

職是之故，凡維護公約，而主張經濟制裁（縱不主張武力制裁）者，對於此新主義多為不滿。於是美人乃欲另尋一種絕交之方式，藉以避免或消弭戰禍，因現信任何形式之武力制裁，將為國會所不許也。

先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世紀基金會（Twentieth Century Fund）——係波士頓慈善家費蘭氏（Edward F.

Lane) 擬設「巴組織」經濟制裁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nomic Sanctions），其委員中有美國前任駐英大使霍夫頓氏（Alanson B. Houghton），暨美國商會會長史德朗氏（Silas H. Strawn）。該委員會於本年三月提出報告，一致建議美國政府，應以「公約發起人之資格」，召集締約國開一會議，以便訂一附約。該約應明白規定，締約國如遇已發生或將發生之戰事，須立即議定絕交之方法，藉以預防公約之被破壞，設或不克先事預防，應即設法終止戰事，而恢復戰前之狀態。

該委員會於其報告中建議之絕交方法，含有下列二端：

(一) 停止武器或彈藥或其他戰時絕對禁止品之出口

(二) 斟酌當時情形，採取（武力除外）適當有效之經濟制裁，及其他共同行動。

該委員會之主席為卡南奇基金會會長巴德來氏（President Nicholas Murray Butler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此事關係匪細，當巴黎公約發起之初，巴氏反對任何形式之制裁，而信賴輿論之道德的力量；今則匪特主持經濟制裁委員會之工作，而簽署於其報告，且於四月三日，由紐約以無線電廣播全國，擁護報告書中之論斷焉。其言曰：

「巴黎公約應否貫徹其全部意義，為當前必須解決之問題；如應全部貫徹者，則任何締約國之毀約，非復專對直接被攻擊之國家之敵對行為，亦即對於公約每一締約國之衝犯行為。」

「巴黎公約既經成立，則第二步應由締約國訂一協定，完全承認其權威與涵義，遇有違約行為發生時，公議應取之經濟步驟，藉以維護公約之威嚴，而不訴諸武力。」

四月六日，即巴氏演說後之三日，參議員加波爾（Senator Oppier）提出議案於參議院，目的在使史汀生主義與經濟制裁委員會之建議成為有法律效用之文。加氏謂史氏一月七日之照會為「美國政策之陳述，係因吾國對日關係中之特殊事件而出」，並謂其提案包括此照會中所舉之諸義，「對於照會之原文有些微而重要之變更」。加氏稱其提案之措詞乃將「一普通的主義以更為概括的辭義」出之，又稱已慎重「加入」一節，規定吾

人不能承認以違反巴黎公約之方法而訂之條約，以足以破壞公約之義務者為限」。

加氏之提案可分三節，第一節宣示美國之政策：

「(甲) 不承認因破壞巴黎公約而產生之任何事實的局面為合法，因其可以破壞合衆國或其公民在該地之條約條例；

「(乙) 不承認以違反巴黎公約之方法而締結之任何條約或協定，因其足以破壞該公約之義務」。

提案中之第二節在包括「過去數月間之經驗」，並預防美國以侵略工具供給侵略國，而成為共同犯，或獨自負擔制止侵略國之全責。公約既經破壞之後，應禁止輸給「毀約國以軍械，彈藥，武器，或其他種戰爭用品」，「凡本國人民與毀約國及其人民經營商務或財務事件，在總統認為足以援助或維持其毀約行為者」，並應禁止。

第三，應請總統召集巴黎公約之締約國開一會議，俾便請其贊同巴黎公約之一附約，「明白規定」締約國當巴黎公約被破壞時應負之義務。

如加氏提出之一類議案，一方明示美國之政策，一方邀請列強之合作，國會荷能通過，自可切實表明美國對於巴黎公約之態度，或更增大其制裁之價值。然各要津對於此點之意見頗不一致。巴黎公約之發起人有二，一為印利安氏，一為凱洛格氏；白氏不幸作古，今惟凱氏健在。四月十六日，凱氏抵歐之時，嘗答客之問，謂其個人始終反對任何形式之制裁。其言曰：

「巴黎公約應加以武力的，經濟的，或財政的制裁之見解，實屬大誤。懲罰終難防止戰爭。強制手段徒足激起衝突而已。人惟具有決心，以法律的而非武力的方法解決其爭端，方能防止戰禍。以懲罰方法加之公約，危險將不堪言。」

由是可知關於制裁問題之見解，約略可分三派。索狄歐（Sanction）雖以為法庭，約章，或公約之背後如無警察，即無實在之價值可言，此派代表一極端之見解。凱洛格輩以為如以何形式之戰爭（武力的，經濟的，或財政的）為執行公約之手段，則廢戰之全部價值即蕩然無餘。此派代表另一極端之見解。巴德來加波爾輩一方度誠求免戰禍，一方力主經濟制裁，可稱之為中間派。極端派斥中間派為首鼠兩端，既不敢誠心廢棄戰爭，又不敢斷然贊成全部之制裁。中間派則贊成凱派為假

仁假義，凱洛格為廢人說夢。

實則吾人如先承認泰狄歐及凱洛格之出發點，即知二氏之主張均屬合理。蓋欲無警察權力之法庭執行職權者，與一方面廢棄戰爭為伸張國家政策之工具，而同時復保留之為維持國際間政策之工具者，其味於事理，初無二致也。關於承認問題，美國雖較任何國家為靈活（如過去十五年間，美國始終未承認蘇聯，但其人民則與該國經營商業，且頗有所獲）；然史汀生主義之背後如無一種權威，不諱將如何維持其存在？反之，海權國設不封鎖港口絕對施行經濟制裁之可能；是由如或封鎖港口，經濟制裁變為武力制裁矣。

著者指出此等困難，初非存心減少或蔑視史汀生主義之重要。美國政府於巴黎公約之態度，雖就此一事明白宣示，實為進步之象徵，且「來日方長」，吾人應記取張白朗(John Brown)之名言也。中日糾紛之解決，今猶遙遙無期，日本一再宣稱，如不許其自行解決，即當退出國聯。此舉如果實現，而後中日糾紛之解決，又為美國政府視為「違反巴黎公約之規定與義務」者，則史汀生氏自應貫徹其恫嚇，至於應否施行制裁？究應施行何種制裁？以及此等制裁之效力如何？等煩雜問題，終可依實際事勢之嚴重試題而解決之也。

### 世界注目之兩會議

日內瓦之軍縮會議，洛桑之賠款會議

從一九二九年起始的世界經濟恐慌之後，竟像海面上起了風濤，弄到海面整個的不安，并且這個風濤不光是沒有停息，而且範圍越擴越大，使整個的世界無論那一處地方，那一個國家都蒙受不安。這個長時期的經濟恐慌，各國的政治家，經濟家竭誠盡慮的去尋求答案，求達到穩定世界經濟的目的，但却沒有什麼效果。最後於去年間美國總統胡佛提出停付一年戰債及賠款的辦法。圖在這一年中各國在停付戰債期內，努力繁榮經濟，挽回頹勢。光陰如駛，轉瞬即屆一年期滿，而整個世界經濟依然的不景氣，誠如麥唐克納所說：「國際貿易以今日較之一九二九年，恐尚不足半數，失業之人數，在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之間，世界之巨禍日見惡化，各國為自保財政計，先後施行種種限制，以拒外貨，此在暫

時雖屬不可避免，然亦欲阻止渴之圖耳。」（見麥唐納洛桑會議開幕詞）。這樣的情勢下的國際經濟狀況，是各國同樣希望得到解決，希望求出一條生路，因此在本年六月間舉行兩種重要的會議——日內瓦之軍縮會議和洛桑之賠款會議。

兩個多月前在日內瓦曾開過一次的軍縮會議，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親自出席，英國內閣麥克唐納，法國內閣狄泰歐，德



上圖為法德英美各國代表，下圖為各國代表在會場中，攝於時會所。右為法英首相，左為德法英首相。

國內閣白魯寧等都親自參加，一時冠蓋雲集，但終於無結果而風流雲散了。這次承上次餘緒——組織總委員會，

於六月二十二日舉行特別委員會，由漢德森(英國代表)主席，力言軍縮會已陷入飄泊無依之境，須亟圖挽救。在這會議中美國代表吉伯生提出美國胡佛總統對於軍縮提案，不僅主張現有軍備之普遍減削，且建議今後在新標準內，亦宜多置自衛軍器，減少侵略軍器，其具體計

劃，列有(一)廢除坦克車，轟炸機，活動大炮，禁止化學及細菌戰爭與天空轟擊。(二)軍隊實力普減三分之一。(三)前條約規定之一切主力艦噸數及隻數，再減三分之一，潛艇噸位最多不得逾三萬五千噸。胡佛總統更在白宮發出正式文告，謂彼之軍縮提議，不獨可使各國免去軍備與其維持費之重大負擔，且可免除刻在各國會中造艦程序之一大部分。

此議美國在三年內有約定的軍力，而不干涉現有之建造，亦不減少現役人數，軍縮不與戰債相提並論云。並說明下述數點：(一)凱洛格非戰公約僅可作世界國家已依允祇在國防方面用其武力之解。(二)軍縮之實行，不僅在一般軍備之普遍縮減，但亦在減少攻擊力，藉以增多防守力。(三)世界軍備之膨脹，起於彼此之相對，今以廣義言之，此種相對在軍縮中仍須保全。(四)軍縮必須真正而切實，必先有經濟解放之效力。(五)陸軍海軍空軍之難題，彼此互相維繫。吾人一面可增進和平之保障，一面可使世界在今後十年內節省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浪費。

美國這種驚人提案——減縮各國軍備三分之一，並稱可節省一百兆至一百五十兆元之鉅款——各國態度如何？是最足注意的。日本的陸相荒木曾聲言日本是處於特殊地位，與中，俄相連，無法減縮軍備。法國則以安全保障須十分切實，然後才可談到軍縮。英，意，德以及其他各小國所處地位不同，是表示贊同，但裏面是各含有作用，因此在美國驚人提案之後，反響却甚微小。

同時美國的提案，雖然說與戰債及賠款無關，然事實上美國的代表吉伯生，曾一度潛行到洛桑去，與在洛桑的各國要人會晤，並且與英國外相西門同返日內瓦，一般的意見認為美代表雖有所談祇限於軍縮之聲明，但兩人此行實為美國已有將戰債問題與軍縮連鎖趨響之又一明證，暗示歐洲國家倘有真正軍縮誠

意之表示，則美國亦未嘗不可稍緩其安債，蓋美政府前固已明白表示，倘歐洲國家以減輕債務後所省之款，而用於新戰爭利器之投資，則美國人民決不能贊成減削戰債者也。（國民社洛桑電）。這可知美國所提出的軍縮案，一方面是說保障世界和平，一方面却目光注視到賠款和戰債問題。美國是債權國，對於整個世界經濟恐慌，呼籲減輕賠款，停付戰債聲中，沒有可推却之詞，因此提出減輕軍備的提案，以各國在新式軍備的投資，超出戰債之外，若是一方面向軍備投資，一方面要求停付戰債，是不允許的。所以提出各國減輕軍備三分之一，美國減輕戰債為條件。然而各國間的軍備是互爭雄長的唯一重要的工具，在爾詐我虞中怎能真正把世界和平為前提而減輕軍備？因此聲音越唱越小而至於無結果，決定待賠款會議完成後再談了。

### (二)

所謂賠款會議是由戰後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德國賠款，中間經過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才約略規定了德國所負擔的賠款數目。這種所負擔的數目，實在是使德國筋疲力盡，也無法可以償清，尤其是在經濟恐慌潮流震盪之下，「祇見失業之激增，各國已被迫承認無力應付外債，資本與存款項逐見緊縮，再加金價飛漲，物價慘跌，此種現象，皆足供給戰債賠款急需重加整理之明證」（洛桑會議全體大會德國代表巴本的陳述詞，見六月十七日國民社洛桑電）。因此在洛桑地方召集英、法、意、德、日、比等國的代表，商議關於德國賠款問題。在這個會議中經過許多變幻，忽而風雲慘淡，各國代表俱抱悲觀，忽而天朗氣清，各國代表咸抱樂觀，自開會到現在，經過半個多月，仍然是沒有結果——雖然在本文付印前還沒有閉幕——可是他們中間有不可避免的衝突，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原來德國所負擔的賠款，是分給協約國分攤，而協約國在戰時都借了美國的款子——即所謂戰債，將德國所賠的款項，各國都劃出來還美國的戰債，而在賠款的分配，法國所得的最多，（在戰時法國損害最大，所以在凡爾賽條約中規定法國賠款的額最大）。統計在整個德國賠款中，美國得百分之六十（即各國由德國賠款而付美國的戰債），法國得百分之三十，其餘各國得百分之十。在這時候德國所要求的是各國放棄賠款，英國對

於德國的要求是表示可以贊同，意大利也表示相當容納，法國則不肯放棄。據法總理赫禮歐的談話，認為勾銷戰債，在抽象上言之，屬固動聽，但如實行，則法國於三十七年內每年將犧牲賠款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及年利五厘半，而英國每年則僅放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耳。因此對於賠款的意見在英、法兩國已屬不同，更無論法國與德國了。

在各個不同的意見，洛桑會議雖然開了許久，中間經過許多迂迴曲折，終沒有具體解決的計劃。美國總統胡佛曾有停付計劃，（叫做胡佛計劃，其動機以打開世界的不況，欲以縮減軍費相當之額，減付戰債，而歐洲經濟界之復活。）英、法，意在原則上也說同意，認為適用於歐洲各國間債務與賠款，直至全世界回復常狀時為止，為停付時期。雖然曾有一度喧傳麥克唐納與林禮歐更商定了（一）解決辦法必須切實而永久，成為最後之解決，（二）解決辦法必須含有恢復世界信任之意，（三）目前或在世界經濟危局恢復時期內，不能要求德國付款，（四）倘將來重行付款，必須其性質不致破壞國際商務調協而後可。意大利更徹底的主張戰債與賠款一筆勾銷。但對於德國所要求的各國放棄賠款（即德國自稱無力付款）的立場，仍以法國堅持不能承認德國的要求，終於無法解決。到了六月二十九日德代表團聲明戰勝國銷除凡爾賽條約中之畛域，而後世界之信用始能恢復。又說恢復平時之實業狀況，全賴賠款之終止。其用意是以為德國不欲再付賠款，但若能修改凡爾賽條約，則德國亦願稍事讓步。這種表示恰與法國堅持不放棄賠款的態度相對立，而洛桑會議情勢至此，由麥唐納極力的斡旋，始免於破裂。

由麥唐納的斡旋，商定由六國組織兩委員會，一為主幹委員會，由六國各派代表二人組織之，以克麥唐納為主席，一為商務委員會，由六國財政當局組織之，此外相希孟為主席。主幹委員會為進行賠款問題的討論，商務委員會製備一報告書提出本年秋間之世界經濟會議，這樣縱使洛桑會議的談判失敗了，也可繼續工作。這種免起鵬落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忽而規定德國負擔賠款數目為四十萬萬馬克；忽而規定德國負擔的賠款三年償清；忽而說五償權國有新計劃；忽而說麥克唐納計劃出現了，種種色色，不一而足，而情勢依然混

沌，法國堅持德國須付善後金四十億馬克，意國忽又提出賠款與戰債總勾銷，謂會議旨在謀恢復景氣，不在索債，英國則稱無可再讓，聲言不願有所犧牲。曲折迂迴，莫衷一是，自然是各國有各國的立場，說戰債與賠款總勾銷者，未必就是慷慨；堅持數十萬萬的數目者，也有他的苦衷；說願犧牲讓步者，也有他的作用，總之針鋒相對，對德國設想是第二步。最後開將根據麥唐納與比財政專家佛蘭克所製之折衷辦法，規定德國出現金十萬萬馬克，於三年停付期限屆滿後分十年繳付，又出債票十六萬萬馬克，於停付期限滿後相繼發行，年息五厘九零實交。但這項消息尚未見切實宣佈，至於真實的解決賠款辦法，還要待詳細討論後才可決定呢。

## 暹羅的首都盤谷

金石

### (一) 盤谷的沿革

暹羅最近發生革命，政體改為君主立憲了。暹羅是亞洲的獨立國家，其內政的變動，極引人注意。最近的百五十年紀念

，本報曾有紀述，現在為使一般人明瞭暹羅內容起見，再描畫其首都盤谷的近況。



王宮前景

源，如果以一二三七年至一三五〇年的斯柯泰王朝開始，則到了今年已有六百九十五年。繼續斯柯泰王朝的，

有亞齊王朝，統治暹羅約四百年，至一七六七年。在一七六七年四月七日，亞齊王朝陷落。暹羅為比爾馬軍所蹂躪。

亞齊王朝陷落後，英傑達克新率兵與比爾馬軍應戰，逐比爾馬軍，統一國內，即王位於頓普利（即現在的盤谷），一七八一年病死，翌年選良臣齊克利為王，這就是暹羅現王朝的始祖，從一七八二年始至今年，恰合一百五十年度。



盤谷河畔的米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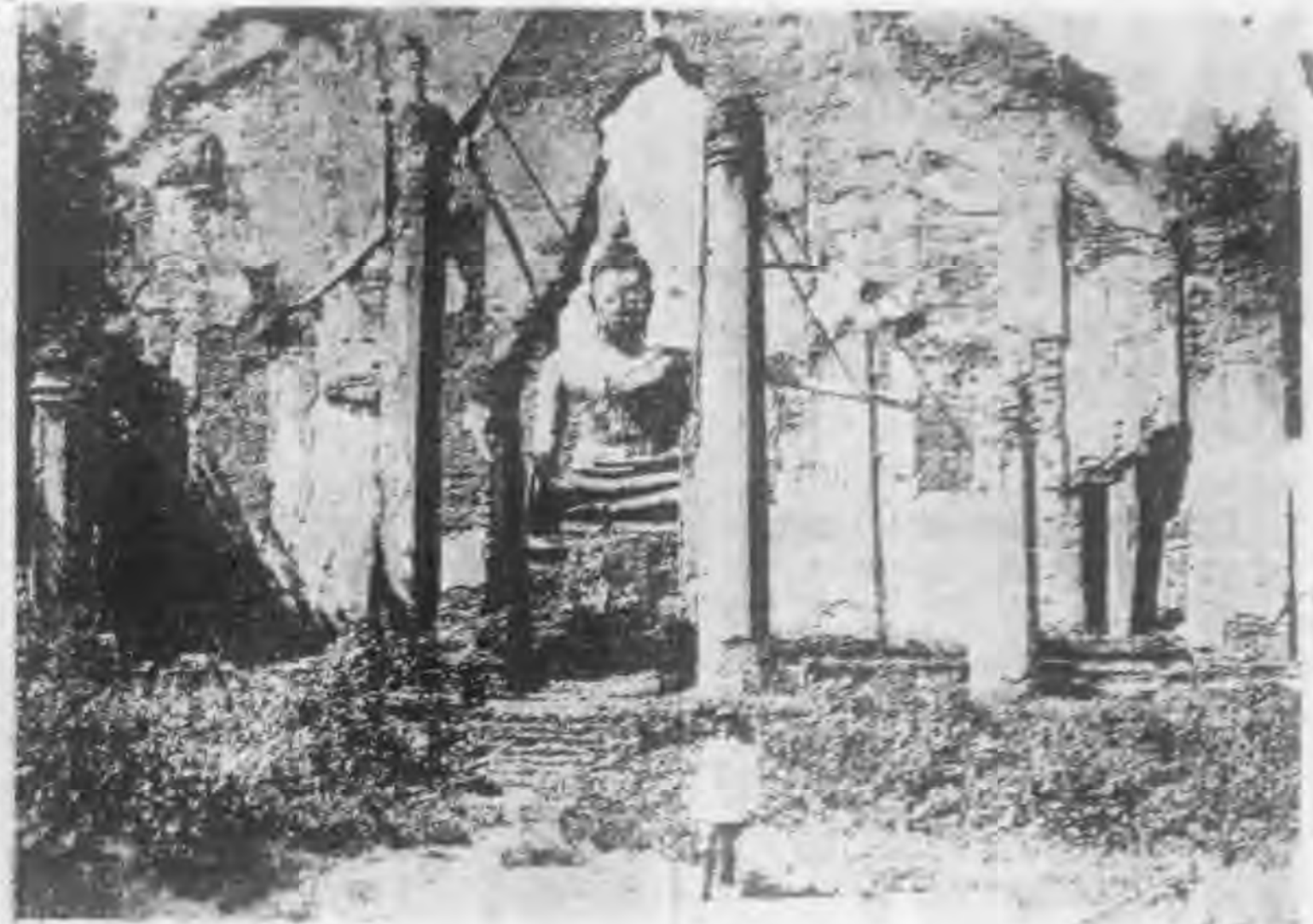
克利將齊亞河西岸的王城，移至東岸。克林柯德普。克林柯德普。德普西。北南三角。河，僅東方與陸地相連，故外敵不易侵入。利用。

這種地形；而建設為現在的盤谷街。現王朝的第四世及第五世王，均屬英主，運用巧妙的外交政策，終能保持暹羅的獨立，並在現在的盤谷市，努力於現代建築物及其他交通機關衛生設備的完成，遂使盤谷市面目一新。

(二)人口四十八萬的大都

現在盤谷的市街，離齊阿比亞河口約二十英里，跨於河之兩岸。人口約有四十八萬，合近郊計算，則達七十萬人。齊阿比亞河甚淺，大船不能出入，這是因為從前的愛國志士為鞏固國防，使巨艦大船不能入口，而投擲巨石於河的緣故。

溯齊阿比亞河，最先屬於我們的眼簾的，就是兩岸的米廠。這些幾乎全部是中國人所經營，他們採購暹羅米，舂為精米，以配給世界。盤谷的商店，全屬華商。



舊王朝的廢墟之一部

旅行盤谷的人，幾平有置身中國之感。盤谷四十八萬人口，暹羅人有二十六萬，中國人有二十萬，暹羅人多就官吏，僧侶及農業，而少經商，故經濟界的實力。全操



於中國人之手。一九三一年暹羅的主要貿易國如下表：

輸入貿易		輸出貿易	
國名	金額(銖)	國名	金額(銖)
英國	四〇六,〇五八	新嘉坡	八三,四二六〇〇
香港	三,八五,四六六	香港	三,八五,〇七五
新嘉坡	九,九四,四九九	南	三,〇三,二〇一
暹羅的跳舞家			



荷屬東印度	二七,六三,七六六	日本	二〇,九六,〇〇九
日本	二六,六一,六六六	西印度	二〇,八八,二〇四
波南	二四,二九,五五五	荷屬東印度	二〇,四九,五八
中國	三三,六一,六一	英屬馬來	六,二二,七五四
印度	二,六三,五二八	丹麥	三,三六,六六六

輸出——米，錫礦，木材，樹膠，皮革，家畜，鹹魚，乾魚，生果類，寶石等。

輸入——綿布，絹製品，砂糖，罐頭類，麻袋，煤油，烟草，陶磁器，機械類，金屬製品，車輛類，金葉，鴉片等。

(三)階級與宗教

在齊阿比亞河上，遠眺兩岸的盤谷市街，最使我們注目的，是金色燦然的許多尖塔及寺院。早晨，從旅館窗內望到街上，則有許多許多的黃衣僧侶，托鉢步行。佛教是暹羅的國教，國王即以法的守護者自命，故國民的大部分都是佛教信徒。暹羅男子，一生都過僧侶生活，據最近

的統計，全暹羅的寺院有一萬六千所，僧侶數目有十四萬人。風俗，習慣，祝祭等皆依據於佛教，美術工藝，除佛教外更不能存在。

從暹羅的一般生活狀態看來，可分為貴族，官吏及庶民等階級，至於商人則稱為中產階級，這一階級全屬於中國人及印度人。

## 滬戰脫險記

周輝甫

本文係華僑救國義勇軍指揮周輝甫君所作。周君向極熱心國事，在清季已從事革命，其四子及弟數人，均於革命時殉國。一門忠烈，海內外人士，無不極為敬仰。今春一二八事變，周君適在滬。聞變奮起組織華僑義勇軍，開往前線殺賊。月前本報及海上各報所登大刀隊圖片，乃周君所部也。後我軍退守第二防綫時，周君誤信漢奸之言，為日人所獲，幾瀕於危，幸周君以計脫險。此文乃周君親筆所著，詳述脫險情形。亦滬戰史上極可寶貴文獻之一也。

余素恨暴日時思鯨吞中國也。嘗謂國欲圖存，非與日戰不可，亦終不免與日一戰。詎九一八瀋陽發生，黨政府竟以不抵抗斷送東三省。又以為攘外非先靖內，仍不足以救亡，乃恨而止滬，思與全國人士，喚起全民起而靖國好，而圖復失地，并擬組織義勇軍助東省禦敵。不旋踵而一二八滬變又起，時華僑子弟亦多返國投效者，乃組織華僑義勇軍，舉輝甫為指揮，并得十九路軍同意，即參開北助戰。迨二月十八奉命助守瀏河時，僅有六一師兩營，方替八八師到防，暫休息者。輝週察瀏河地勢為我後方要隘，雖有險可守，然橫直數十里，隨處可渡，如遇敵劫取民船乘沙夜襲，有失則全軍危，且非有一旅之兵亦不敷防衛，當以此意備文呈請增師，雖總部深以為是，奈後援不繼，無兵可抽。迨廿三寇增兵攻急，而六一師兩營又須調至前方，僅撥教導營兩連替防并輝所部大刀隊二百，步兵二小隊，分守瀏河口，及楊林口，惟冀敵因知虛實，未敢冒險而已。及廿七王廣被捕，獻地圖，寇果日以飛機戰艦向瀏河偵察擲彈，廿九夜十時果乘潮漲用汽船拖民船數百，偷渡瀏河口，我軍力禦，擊沉敵船十餘隻，始退，料必復來，不即增兵危急甚，乃於翌晨輝親率副官聞道赴真茹，擬向蔡軍長報告軍情并

請派援。殊至則悉軍部既於本晨二時已撤至南翔，惟見八八、八七師零星行旅隊向後退。復徒步赴南翔，情景亦如是，聞悉既撤至嘉定，斯時見敵偵察機三架翱翔頭上，放砲下射逃難人羣。到車站，見糧食堆積，而軍用汽車亦尚存數架，但無車仗，即擬遣返瀏河與敵拚命。正在徬徨，忽有一人向稱我係十九路軍充運輸車仗，因掌車官均于昨晚遷避，只剩我一人。問他何獨不避，答稱昨夜猶運糧往來廟行江灣間，今始返，推餽。復問他可駛送我至瀏河否？他即慨然，應曰：可！蓋余心急計窮，不暇探究。當着揀一汽車，彼自往汽車房取油，上油後，即駛轉真茹，經萬國無線電台，向大場駛去。見



本文著者周輝甫君

此皆車中物，可開車仗。但該車仗非駛該車者，又問爾豈不知此為何地，何時，而竟敢來此？答曰：我是商民，故不知，適要送慰勞員去。乃放手，交兩兵看管，該兵乃出線繩縛兩手，始搜身，惟搜出名片多張紙幣二百元。圖章一角。幣則藏起，章則仍納還我袋，片則悉散於地。余竊喜不呈繳以為證也。回見車仗與彼官兵作絮絮語，不獨不加縛，且優待焉，始悟該車夫即漢奸，恨為所賣。又聞瀏河方面炮聲密，知必失守，既憤不克拚命殺敵，反為敵執，雖死生久置度外，惟憤恨欲死，未幾叫特務員率四兵士牽我倆到後面約里許，見敵營長，并呈交各證據，而四周防伏兵二百餘名，見而齊起湧

敵飛機二架，低徊頭上，而該場寂無人影，顧謂伏曰：此非我本晨所經路，須防敵，俟探明而後行。彼應曰：我今晨緣由此返，保無事。未幾見前面約半里餘，林中發見敵旂，阻勿行，殊彼加快已駛到敵防禦線內即為敵槍所阻，車止，令下，當着副官將皮包一切暗擲車內，便下車同往。不十武，而民房一座，始悉為係陸家浜，即走出軍官數人，穿黃制服，識是尉官，如我國之連排長者。使略識中語之特務員略問籍貫數句，余認爲商，假籍貫姓名以應。嗣接到該兵由車搜出十九路發余之通行證，及軍用車旂暨指揮部用箋名片呈閱後，便用鎗指而示我曰：爾非是義勇軍指揮官麼？如不認，將死之。旁兵士五六，羣舉鎗相向，猙獰如蠻鬼，余笑應之曰：

而前，見各兵有似馬來油亦有似俄貌者，料是多野生子，為九師團素稱善戰者，或用口罵以鎗頭擊我倆，蠻惡不可狀，各官長亦漫不加制止，該軍紀律可知。該營長亦即拔手鎗相擬，問答如前，狀較詳，因有穿黑制服者為繙譯，執鞭竿似為佐官，見我從容笑答，亦放下將各證據一束，旋令繳交於繙譯，兵後退，有二漢奸為鄉導，裝束則戴其氈帽，皮其鞋，經其脚，為滬流氓西裝式，由繙譯率兩兵牽我倆夾隊走，該兵行無整隊，約走三里許，又散坐田畔，該繙譯亦借我等坐地，再搜我身畔，檢出日記簿一，圖章一，閱日記將友姓名住址指示我曰：所登者人，非十九路軍之官長乎？又指記某日某人支款若干而示曰：此非發給餉籍者乎？余笑應曰：此簿是前次該兵迭亂搜檢時夾入我懷者，實非我物，又何知？復即圖章印於日記簿并檢出指揮部所給通行證，所蓋私章對照，乃將該印蓋我額上，并怒斥曰：此章明在爾身上，明係爾物，復有何說？余仍笑應曰：我既說該簿及印章是由前兵夾入我懷者，該姓名與我迥別，何得硬指為我？又何偏要硬指，彼語塞。仍收圖章納回我袋，坐移時，又起行，約二里許，到一民房，係磚瓦屋，有一軍官從後門出，各連營長官與之行禮，報告後，坐於椅，似為司令官，如中國團長之屬，繙譯乃帶我倆立於側。呈閱各證據後，即着士兵解縛，暨使自脫衣裳，一一搜檢，我身並無餘物，惟一圖章，該兵檢出即擲於地，我即隨步踏踏入泥內，該司令旋入內取出紙包飯一小團，揭開用指取



食，不及半，餘棄於地。復命我備一穿四衣袋，後略為問答，即由士兵連縛我兩立于屋左之簷，四兵監守，見該官優容和婉，竊喜已歷數重惡險，至此或不加害。惟見途中逃難平民，男女被斃於道者七八具，備極慘恨，而莫可伸洩。鄉人悉被追供其運糧，內多漢奸供其奔走，士兵搶奪民間物件牲畜，任所欲為。而我兩站立之地，又為該軍官出入之徑，頻向審問，或認我為日人冒充華官，指我及鞋為證者，或指我為社會共產黨徒，及便衣隊長者，不勝煩擾，余均笑而應之，約下午三時悉撤後退，約行五里許，到一村莊，即該團部原防地，瓦屋數椽，救護隊亦在是，門為菜園，我兩即繫於樹下，各距離約十餘步，各高級官均在屋內，自昨至今，雖飢渴甚，然皆為憤恨所掩，隨行副官，則頻向敵及士人乞水飲，弗之應。迫人黑，遂以布掩我面，使漢奸詢問，迫我供認，而我堅持前說，怒斥之。初更後，余力斷其繩，擬乘機奪得槍，格殺該各官長而逃，乃告隨行者曰，我將連釋爾等，共行事，後向何往？檢安所得？因敵不似我中國軍官，守衛森嚴，惟時在內外梭巡耳。彼應曰，現在不可，外面巡邏者四佈，求暫緩待機。不移時，又傳我進見，何副官先在，既吃粥，尚留一碗，使我食却之，便使帶何出，復解縛，環而審問，由前繙譯，并以筆為代傳，誘迫使供。余呼之曰，實情已盡吐，貴軍殘暴，沿途見逃難平民，尚難免死，况我被執，敢望生還，如果我是軍官，何以不懷一軍器，穿一軍服，如終不信，可速殺我，不望生還，亦不耐此苦也，各相視譁然。問畢，乃帶我至隔壁衛兵房。移時各官佐均出發，只留一排長及士兵六名監守，雖有火烘，但縛甚緊，衛甚嚴，無機可行，晝夜不能假寐，迫拂曉即催起行，不見何副官面，疑詢之，弗答，只見昨我所乘汽車亦在屋側已壞，弗能動，十餘士兵竭力整理，都無效，備他欲乘此車載而前往也，見男女難民，負荷驚惶，相率向真茹逃，均被搜檢，有米穀者則悉奪取，遂起解，經廟行，江灣，淞滬路，軍工路而止公大紗廠，海軍憲兵司令部，既下午三時也。見所經市鎮，延燒燼燼，沿途平民，被殺者甚夥，亦間有士兵三五，恨煞。夜我防禦深而深，至自動撤退，實非戰罪，尤感憤係之。看飛機堆置飛機百數十架，益恨吳淞炮台，漫不整備，至無一有用大炮，否則用滿此場，何致使敵作祟？

此，政府之用心可知，無良亦可知矣。押解官將各憲據據交該司令官，并報告後，即轉交繙譯官收閱。該司令形甚忙，迫不暇問，坐廳事，使二憲兵監視，時廳中有一下女，年十一二歲，僕候茶水者，竟倒水一盞與飲，蓋余自昨晨至今兩日夜并未飲滴水，且穿皮袍奔走百餘里，怪不得如飲甘露焉。適該司令官及繙譯出，見而笑向該下女，大約贊其心善然。移時，由司令及繙譯着解縛，使隨登樓，入一房陳設案一椅二，傍置火盆，司令坐中繙譯坐左几隨訊，并許以筆代寫，甫畢，該司令有事下樓，繙譯譯為華人，舉以前，并與周旋，彼詰曰：看爾確有軍人資格，應曰，余籍為地方商學鉅子。近十年始改為商，資格確是不俗，但未為軍人，現已被執，亦無生還之望，今我已直供，猶不信，只聽處置而已，彼以首額之，後又詢十九路軍多是何處人，及抗戰情形，我徐應之。彼復曰，我既明悉，然我當代為關照便是。旋司令來，由該繙譯呈供詞，閱後一一互詢答，由該司令一面填寫，見其判罪罪格下，只填據供：係某商某店為某事赴某地，致被執等詞，藉悉該繙譯關照有力，填問畢，又隨該二人下樓，仍到原廳，見有兩漢奸商在，對司令頗足恭，司令著繙譯指我該奸商曰，此係自稱某店者，爾識之乎？答未識，旋問余姓名，當假應之，并轉詢其姓氏，現忘記，當悉其往查詢返報亦應諾，即用日語與該司令隨帶回隔壁拘留之工人五名，旋去，繙譯即着兵帶余過廳之隔壁，隨將余僅鬆扣前手，使坐，移時使兵前告余曰，爾放心，日間俟查覆後即可釋毋躁。使兵送飯一碗，內有蒸牛肉二大塊，又當飢腸轆轤時，食而甘之。該廳事係辦公廳，置案桌五六，我雖坐於隔壁之廳隔，然間以玻璃不能聞可遠望見其種種，殊感事時又恐余竊聽，使兵監視，不使離座，詎至夜九時，忽來荷槍憲兵余出門，使入汽車，坐車底，荷槍兵則坐右，直從軍工路江邊駛入閘北，沿途均寂黑，時呼口令，余疑或解往槍斃，認車伏似華人，便直詰之弗應，詢之曰，解我果何往？彼竟以手示意曰，殺頭，余信之，乃力鬆縛，故用脚臂動其槍，使對準該兵頭，蓋欲借以殺彼兵伏，而脫逃也。殊槍機向關，手摩之弗動，該兵覺，但意我手向縛，或誤觸，即將槍換右執，時縛已鬆，原可即脫，以為果殺我，亦不難奪槍還殺之，疑慮均釋。最後連車燈亦熄，旋止於洋樓之坪

該兵即跳出，車使停，余亦跳下，緊附其身，俟車夫亦亦隨出，使隨上，屢敲階級，入洋樓，乃出手電燈照使隨行，連上三樓，入一廳，見擺設六七案桌，各點洋燭正辦事，余始悉海軍司令部，該車快及兵乃向一官呈上憲兵司令審狀，及各憲據，略一覽即問余曰，爾何人？犯何事？余則舉姓名，做某商，未畢，彼即視余而點首曰，呵！怕不是，言才畢，即有兵備去即囑面前一官似為參謀，并交該各件，囑代辦理。該官接後，亦不加問，即着一憲兵解余縛，便帶下二樓，關犯人室，交一繙譯員安置，隨由該繙譯指一位，使置氈席。見被拘者八十餘人，八八七師士兵廿餘，內傷者二，餘悉平民，敵指為便衣隊者。時由該繙譯一點詢，能操滬語及北音，疑為漢人，詢之云父漢母日，但不肯明告姓氏，有海憲兵二三，輪流看守，不許談話，犯者輒施鞭撻，對於士兵尤讓備至，即彼下級長官時來，輒書黑板，謂為無教育兵，乞丐兵，驕矜氣不可嚮邇，倍增余報仇之憤念，志志不可終日也。翌晚即三日該繙譯遊至別室取出各憲據示余曰，爾為日當局所甚注重，此案亦甚嚴重，但案內實情，當局不甚明瞭，惟我則甚悉，故交我查辦，當為爾關照，余律為感謝，復曰，該室人多地污，當為爾另置一室，乃借往別室，見有日犯人五六，料指為犯軍事者，雖睡地而加鋪褥，每人一床，迨四日晨起，彼來又請余仍回昨原室，詢其故，則曰上官命。晚五時有一長官來查，即初到此問話之司令也。見我，乃指示繙譯，似命其速查明處置，意惟諾諾，迨九時，忽聞鎗聲響，旋愈密愈近，見敵官兵均倉皇失措，盡熄燈燭，被擄我兵則均喜色相慶，謂我軍打到，我們即可脫險，余德之曰，果如是，則我們當齊心捉殺該長官，以報仇，言未畢即見一長官率憲兵十餘促全犯逃起，盡驅下樓，盡搬軍實甚形騷擾，出至門口，見兩行排列武裝以待，乃出街，亦嚴陣以待，左轉行約三百步，到一室，即虹口日電影戲院，有荷槍十餘海軍憲兵，列兩行魚貫而入，亦黑暗如入地獄，坐荷行如如箭，見坐列者約有數十人，亦為兵民，使均就坐，余正閉目躊躇如何脫險，助殺情狀，忽鎗聲響，旋即消滅，極恨頓熾，幾不知所措，該守兵乃燃洋燭於台上呼各人領取氈席，於列椅空間鋪設安寢。惟余因原日吩咐特在台上，獨開舖位，抬上列有憲兵輪流看守。余因疑恨，故一夜不

成寐也。適晨七時，則備齊起，擇犯民四名收捕備帶地，使各就坐，八時便有長官二三名，備該總辦到來查看，分撥兵一列，除傷兵五名外共三十餘名，均八八，八七師，并無十九路軍兵。坐於樓右後壁位列，舊者坐於樓左，新者坐於樓右，數共一百六十餘人，見舊者悉似流氓，雖有小商，詢悉均於二月底被擄在關北指爲便衣隊者。十時開飯，仍選令舊者四人由舊兵車往擄，監使每人發一包，其飯係用薄木皮四片寬薄如中國泡花片樣，飯與木片似預裹先預備，由該團運來者，內夾鹹雜白數小塊，鹹魚一塊，是冷的，包裹有時亦成蒸熱，另有一種餅乾，極硬，似預貯十年八載者。凡士兵均滿盛一袋，時予以食擄者，亦見日人之戰爭軍備，非比我政府日軍餉兵以列內戰者，固不獨對外之毫無一切準備也。晚飯亦如此，惟余因食不下咽，被擄同胞爭向乞食，亦因不飽腹之故。惟可恨者，每因擄地收斂擄獲後諸役，被擄者爭告奮勇，致爲憲兵鞭撻，且該憲兵亦趾高氣揚，每遇被擄者有一談話或爭執小故，輒令上拍或加以鞭，或抱以棍，殆死，於我兵尤甚，被辱者亦安之如素，可怪亦可恨也。然每遇外教士來慰視，輒先除武裝，殆以此顯優待意，尤足見日人最狡計狡焉。該總辦每日任查詢事，便輒與余談，至昏曉，忽邀余到衛兵室，告曰：我迭爲擄向當局緩頰，奈爾案情重，未克速奏效，請暫忍耐，余伴謝而挑之，彼曰：倘能代設法開釋，將何耐？我不願在此當苦差也。應曰：余係向辦五金原料，年可做數百萬生意，賺利亦不少，奈自抵貨湖起，虧蝕至重，仍要如常給養工食，故致被執，倘兩國和好，准可達余感情，使爾年賺萬金，現只可酬數百。初嫌太少，經力解釋，乃曰可否先交後釋，應曰：只此亦須我出籌，否則須囑夥預籌，希代派送函到敝店，彼勉承囑書函派送，不見覆，日面促之，惟答以暫忍。八日有被擄十餘名，被保釋出由中國紅十字會車載往工部局分釋，乃書一函托送交華警給酒資，從此諸親友始悉余尚在，羣思設法營救，然余因發此函，轉慮營救者，或不慎吐出真名字，反危，亦轉念。時促總辦仍無實息，且悉前函并未代送出也。迨九晚七時，該總辦忽邀余至衛兵房，先有一華人在，云姓李，係福民醫院經理，總辦向說：我托他代商一切，旋出，李致詞曰：總辦官對爾事很關心關說，奈爲當道不許，茲商率司令官命爾做一件事，如允不特可即釋，且有重賞，故囑我徵求同意，余叩之乃云：上海便衣隊極猖獗，每夜軍所惡忌，然必有首領，有機關，爾亦必知悉，如能從實報告，則誠兩便。余應之曰：余非軍人，未嘗聞軍事，何以得知？且未聞有便衣隊暗殺日軍事，即有之，殆因日軍焚殺過慘，使華人無不痛恨，或自動出此。未

必如日軍有便衣隊之組織也。且料爲此者係流氓，如日之所謂浪人，因滬上流氓最多，平時亦頗囂擾始害社會，我亦深惡，如釋余，當可代爲尋探，此時余固無法可報也。李乃轉其詞曰：爾既允代探，但實說既與日有商業關係，可否借我與爾先生客住數天助探彼蹤跡，倘能藉而探實，亦可得司令官之酬報，余稍思而概應之，蓋我既知該總辦實正日人，一藉以并釋何亂官，二藉以殺彼以復我憤也。李聞我允，當請該總辦入，囑而告之，該總辦喜，即邀我到外海軍俱樂部飲，固辭弗獲，該部只在戲院左側，余固由窗日見之者。乃同上該部樓上，侍役均日下女，跪禮兩禮，禮畢，肉三，雞一，鴨一，及炒黃豆各一碟，最後出燻魚，面蓋大蝦三，問余曰：此酒合飲否？是爲飲國最佳釀，價極昂，此燻肉亦佳品，余飲之如客人之好燒酒，兩粵之三蒸，余謝之。復曰：此席當開公限，刻商事我係奉命，已承許，日間即可出我借李君，當送君返貴店，若成事實，前許我款，不獨作罷，且當受重酬也。十日晨總辦來前告曰：今天可釋矣，迨向午，司令官信長官三名，并總辦前來查點，應釋者均係新擄被擄之工商界人三十，并余在內。點名後，使另列坐最後後位，以俟車到接，殊天大雨，到下午四時尚未晴，該總辦又來告曰：今天因雨後明日十一上午十點，司令官仍借昨長官并紅十字司理人到再點名，列坐如昨日，乃囑交司理人備車送出，司理乃向被擄者曰：共若干，諸位稍待，余即備車來接，復告余曰：現承司令官命，某先生另備車送出，司令官出後，移時告車來齊隨之去，余與該總辦出至衛兵室，候李氏，久不來，相極，問何在？答曰：當在司令部，余曰：何不到司令部同往，應曰：可，蓋我欲重到該部者，思藉探該部情實及路徑爲日後獲地也。乃借往門及各樓門均無守衛，除近街大門內有守兵二，餘大門及樓閣均如是，非比我國之文武公署私邸，均守衛森嚴，善擺空架子而已。從樓下至二樓，余遍走前後，均留意於某樓某室，所藏軍實及長官所居通尋不獲，乃留余於二樓招待室，有下級軍官四五在見滿佈上海地圖及黑版所記某師團某日，日軍某日佔某地，華軍某日退某地，又見有漢奸一名，紳士裝束，與一軍官指圖示由嘉定進某路，由太倉進某路，取色筆爲之圖點，恨不得一刀揮之也。候小時，總辦始來，謂事已畢，同往福民醫院，邀李借往，遂出到院，離該部僅百步，果見李因無車履乃步行，由北四川路，復見各店均成瓦礫，蕭條景象，不禁黯然。巡街日兵，雖不多見，而轉轉所恨，直至四川路口始見一汽車，駛回法界華豐公司，茶房開門，便呼周先生，駭而視之，幸聲甚小，彼等或不之聞也。迨入廳事，以目視而揚聲曰：此兩位係日官長，送我

及謝某出者，即邀入房坐，款茶點後，總辦即出三十元，托勸購中國長衫，余曰：無庸，我便叫人去辦，他恐市時無可購買，且問君購此擬外出爲查探計乎？如擬在本號，固無庸此，若外出以君久處滬上，恐多認識者，以華人之恨日，見面必避，千呼打殺，人各一學，亦恐難當，余亦難保護，若弗出，則閱坐此胡爲，不如由余派探得情轉告，再請君來談，尊意如何？所決定，彼聞而駭然，始始應曰：只照君所擬辦法，我等且暫返，容再來會，務懇注意，慎應之，去後，詢何副官既於是晚逃出，殺之則有礙華豐，且傷情，乃決計弗來，余因而報仇之志益堅，又思得反攻襲擊後方之計，決即募集敢死士千人，悉用短兵及燃料，乘夜覆其巢，誅其魁，殺其衆，而焚其屋，謀告十九路軍得贊許，并允助彈，預備方全，而協約簽定，遂使南藩已陷，東省終亡，而國亡無日，我輩亦求死無所，傷心扼腕，忍爲此記，非思獻醜，欲使我四萬萬同胞知國之存亡在能否抗日，并此次抗日孤軍之撤退，在劉河之失，其實在後援不繼，與漢奸之獻圖，果能全民一心，急起直追，清內攘外，國恥固不難洩也。余一人之死辱，其小焉者也。

### 解頤錄

胡公

甲婦：「我真倒楣，我現在癡癡覺出來，我夫全我結婚，完全是爲金錢的。」

乙婦：「汝有這樣聰明的丈夫，不很好嗎？」

一。兒童：「教我的教員盡得很，她到現在還不認識馬呢。」

母親：「豈有此理。」

兒童：「不錯！我今天騎好一只馬，她看見還問我，這是什麼東西。」

二。醫生：「你在咳嗽的當中，不許吸煙，不許飲酒，不許跳舞。」

病人：「我曉得了，只許咳嗽。」

三。妻：「哎呀！阿四已將墨水吸盡了。我現在怎麼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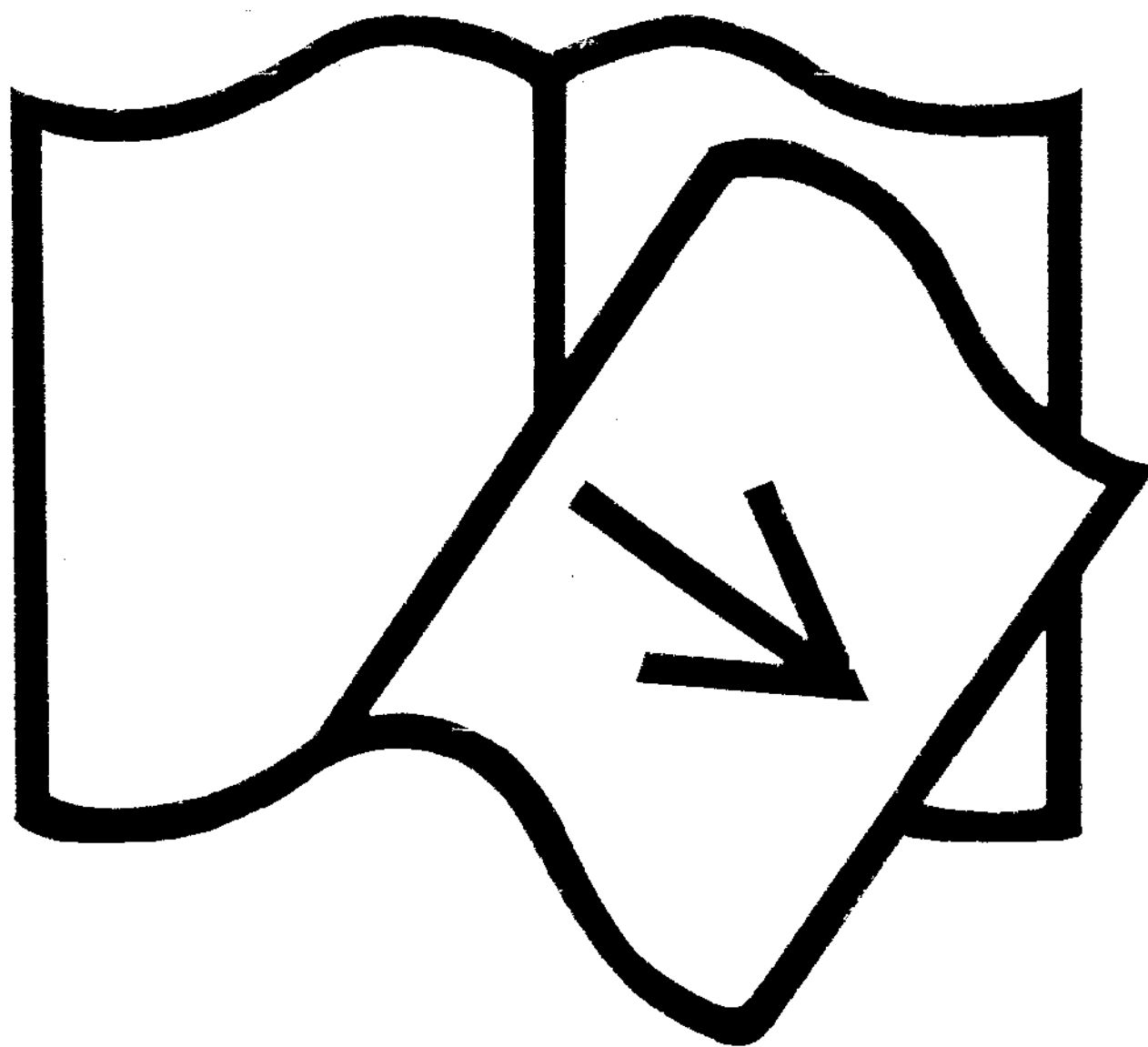
夫：「不要大驚小怪，改用鉛筆寫字，就好了。」

四。老陳：「汝怎麼匆忙，到那裏去？」

老李：「我牙痛得很，我去找醫生。」

老陳：「牙痛有什麼要緊，我昨天亦牙痛得很，後經我妻在痛處一吻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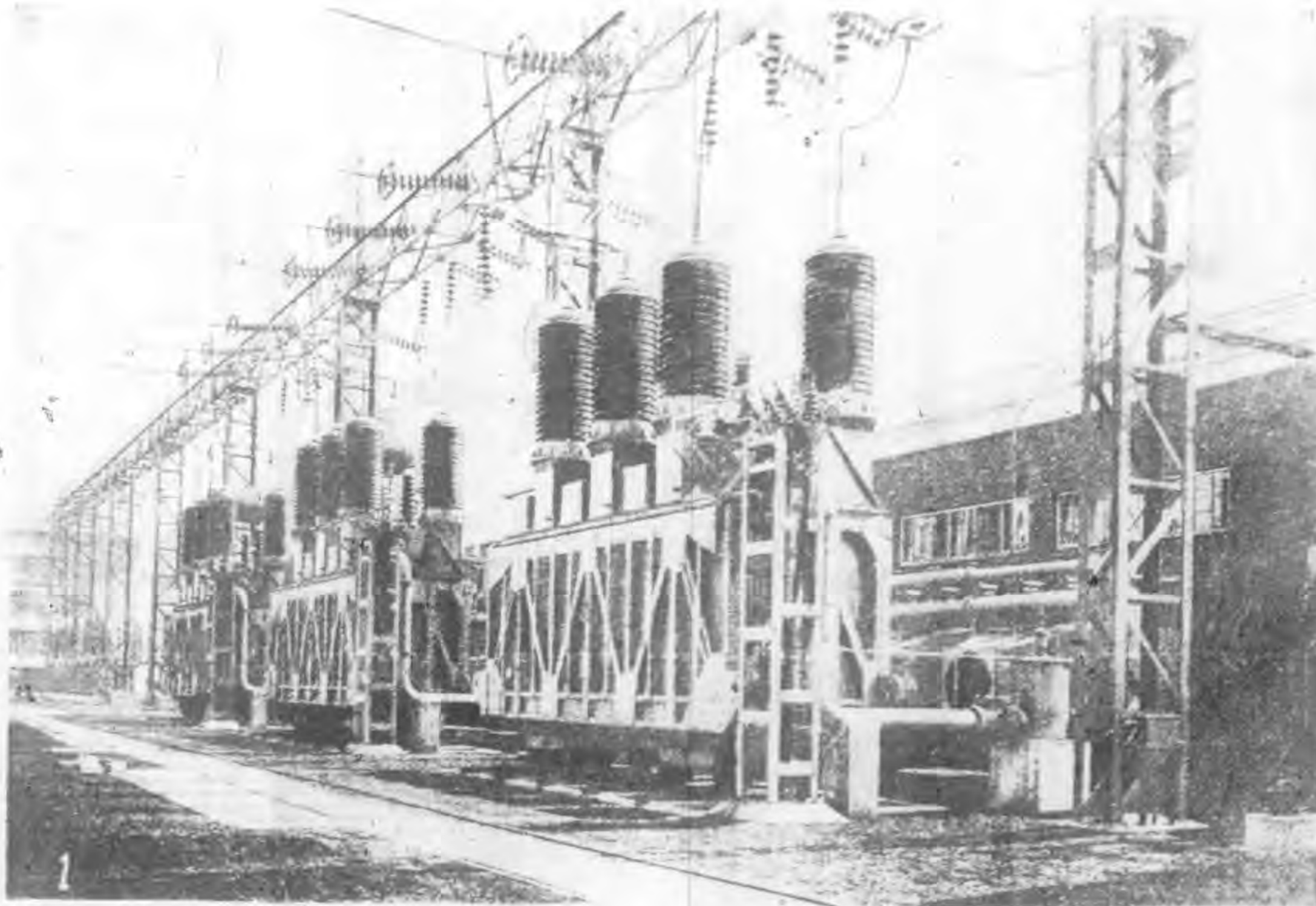
老李：「有這事嗎，汝的夫人此刻在那裏呢？」



缺P169-170

# 德國五年來電氣進步

Germany's progress in electrical industry for the last 5 ye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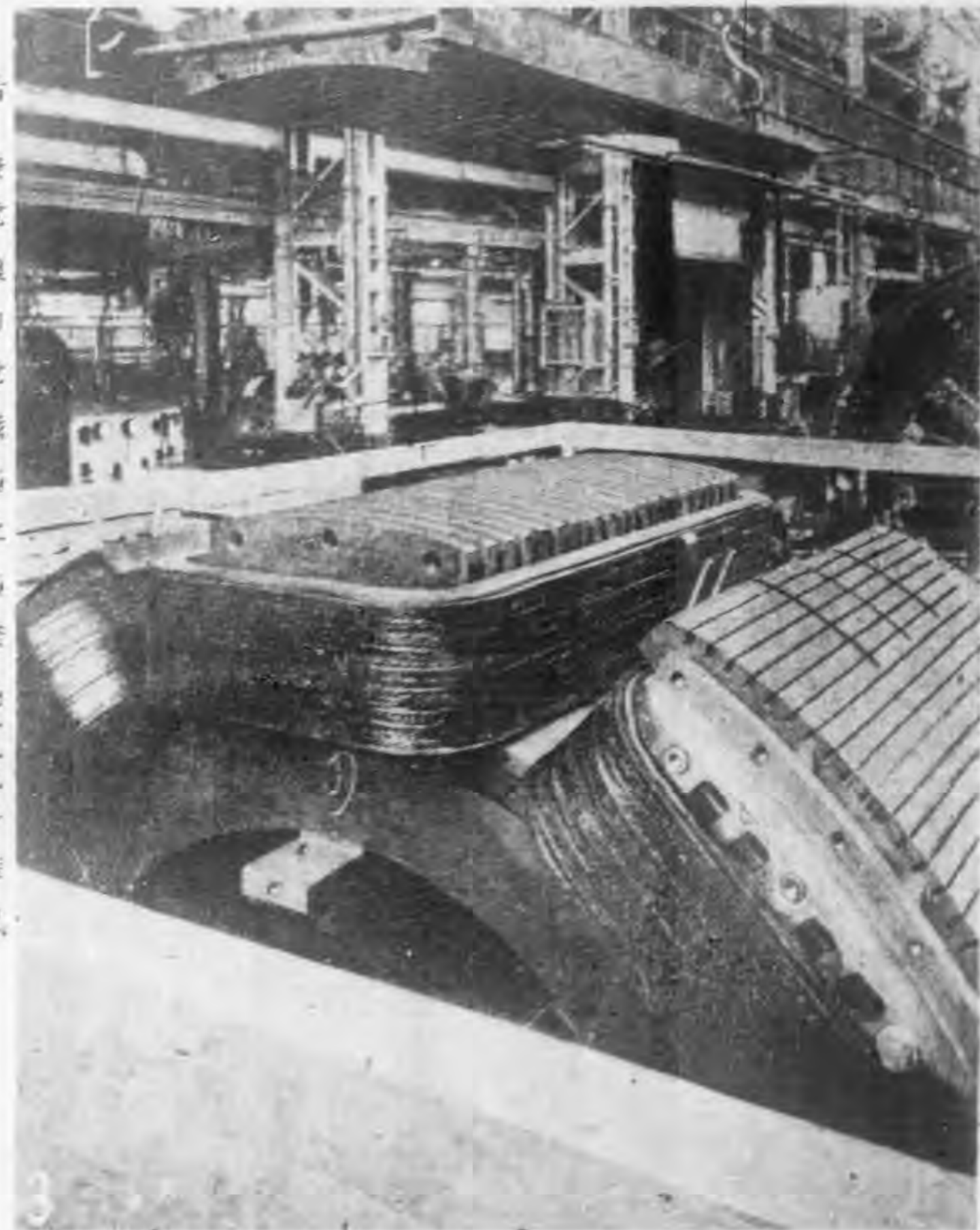


上：不老重爾(Brauweiler)發電廠之220000/110000弗電壓變天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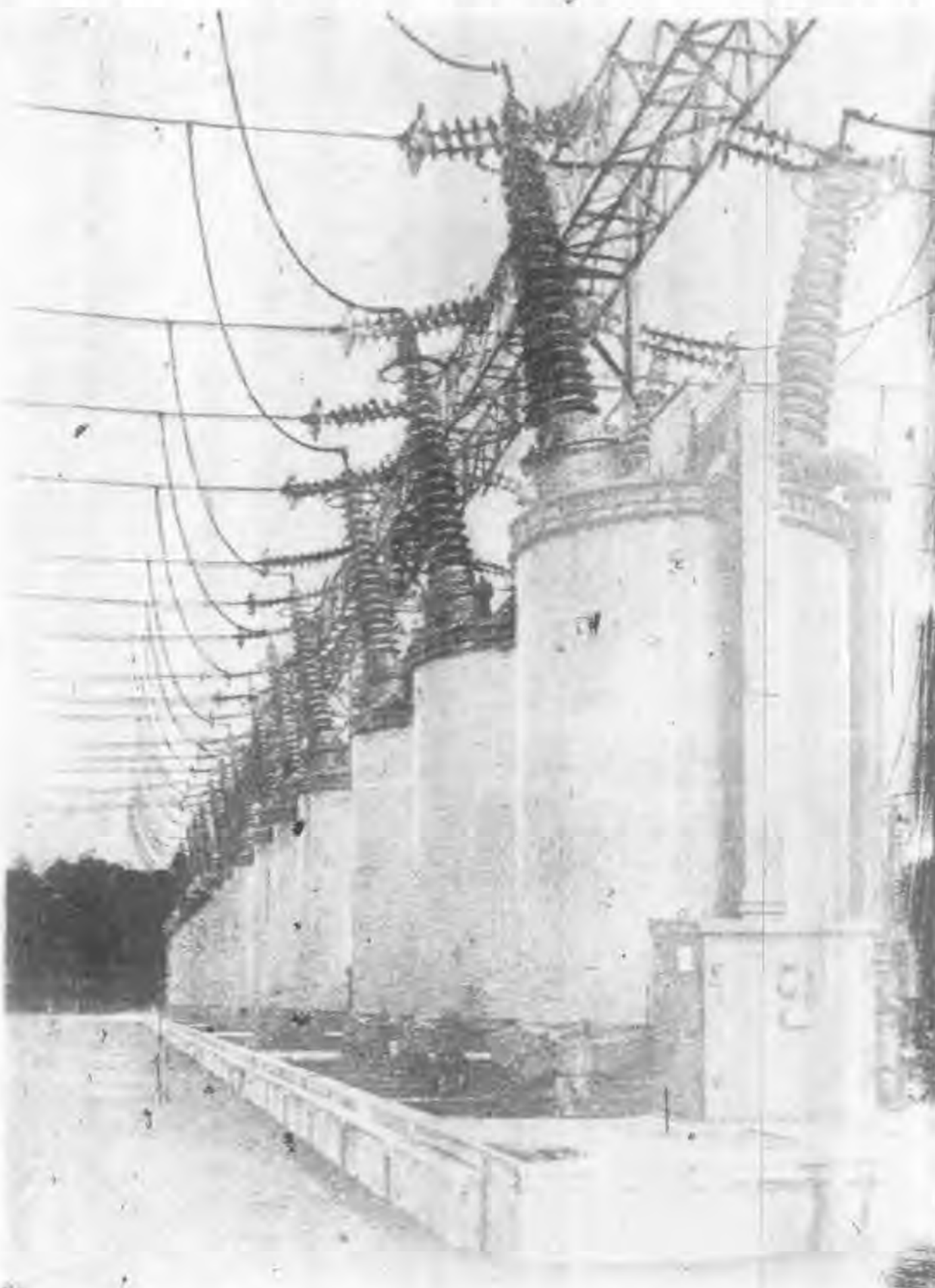
電氣之繁榮社會，貢獻於人類者，近世以來，其數觀止焉。斗室之內，瞬息間得聆世界珍聞，一手之勞，利那間可以調動百萬匹馬力，雖原理上最近無若何特別之發明，然電氣方面，在過去五年中，則有極大之更革，即企業家之經營國家電氣化，企圖國際電氣之實現是也。

德國克林根貝克 (Gustav Klingenberg) 及米萊爾 (Salur von Miller)，不但從事研究此項企圖，確立國家電氣化之理想，而且親自參加經營，其理想之實現，化各地電廠為一體，總括國內各處之用電，此種雄圖大略，實無異發展國家交通系統，須以經濟政治為先決條件，則財政有所解決時，即其成功之日也。

電之為用至廣，然欲使其完全歸於實用，不致浪費，則諸多困難，此亦電氣進步中之所感難者，電廠之取法易，價格廉，應用安全，而且可變為各種頻率，此固人所共知也，但電氣分配之後，一查用電，則知較之發電廠所發出者，數目相差極大，且電由高壓電經地而



右：發電機內電磁極之極套 (Polshuh) 裝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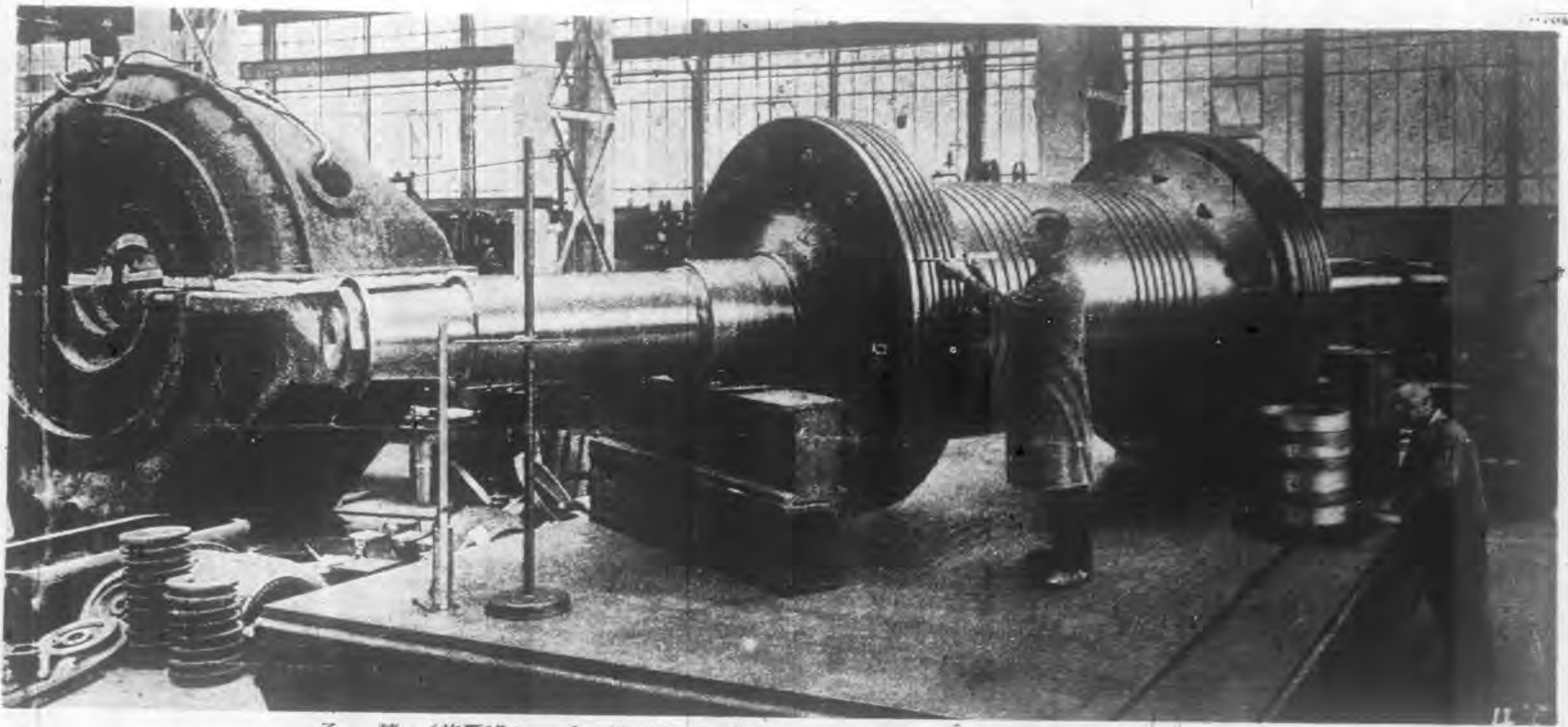


左：不老重爾電廠露天變壓機之220000弗油質開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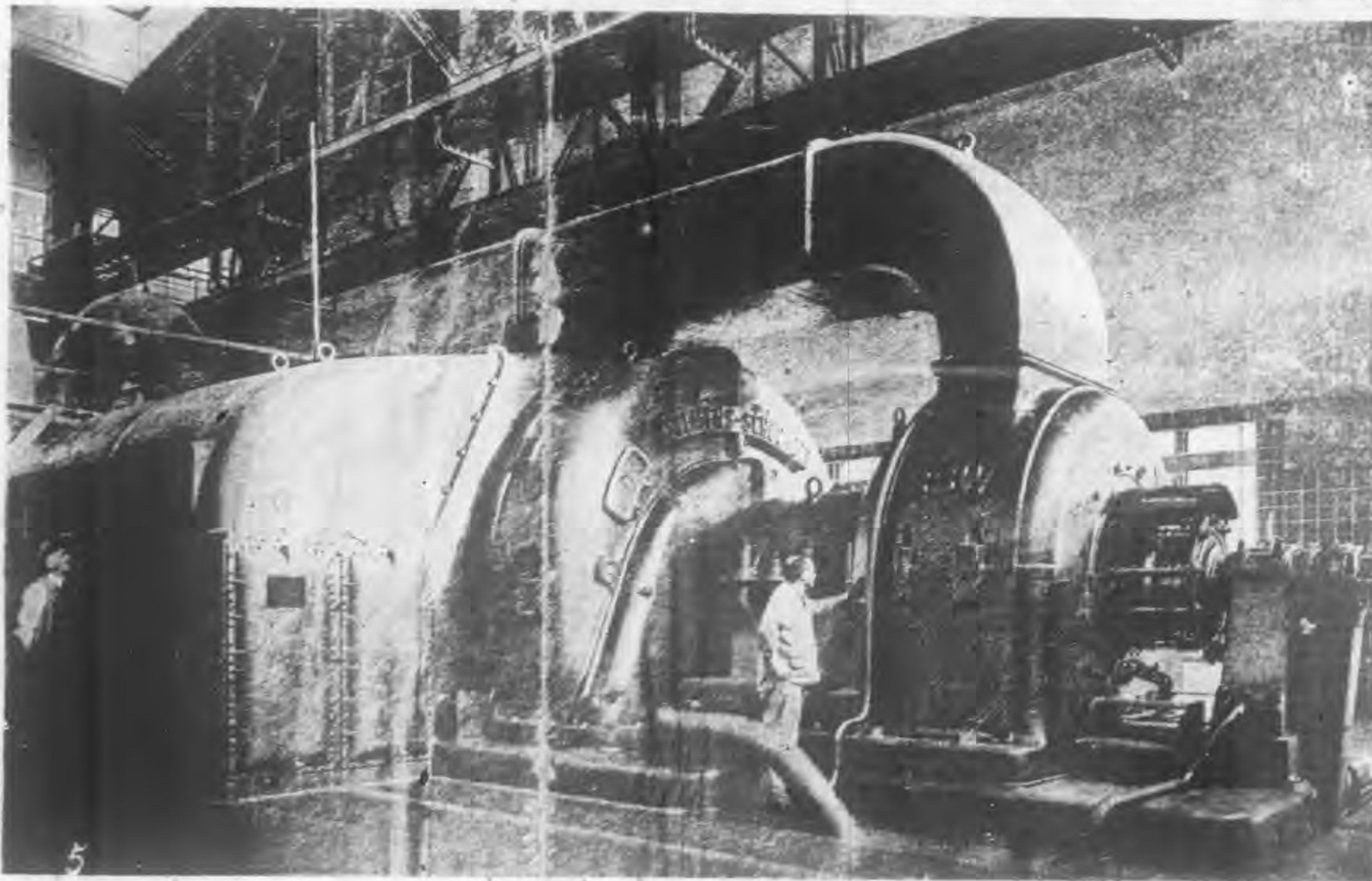
至用電所，所需之各種設置費用，常等於用電所自己裝置發電機之費用，或者較之更昂也，最困難者，即電氣非其他物質如煤或油之可以貯藏也，頃刻間發出之電，即須頃刻間應用之，而用電極不規則，時多時少，發電廠發出之電，入有一定之數量，故常須發出過量之電，以供不時之需，最近數年間，德國所用之電，不過佔發出之電四份之一，浪費之鉅，可以概想矣，此為生產費之主要關係，亦即資本額高昂之原因，吾等設計時，須以「極度」(即用電最高度時)為標準故也，故「極度」法，惟在更革電政，採取組合法，將各處動力廠用電所與發電廠組成一系，將發電廠分為「基本發電廠」(特種極度發電廠)，前者供給用電無甚變化之動力廠，後者則在用電最高時，與基本發電廠共同供給用電，若基本發電廠是供電量時，則將極度發電廠所發之電量，以蓄力廠貯蓄之，既可節省電力，又可減少動力廠之設置，但電不能直接貯藏，須用科學方法，將電化為別種能力，若用電多時，則再還原為電，如柏林電車之四萬磅羅特之蓄電池是也，惜蓄電池價昂，每一磅羅特，能率之電池，即需價六百馬克，且給電短促，只可作瞬間之蓄電。

魯子蒸汽貯藏機 (Baldwin Speicher) 該機之用法，係化電為熱，將水沸騰，使成高壓之蒸汽，而以汽鍋貯藏之，當用電「極度」時，即將蒸汽流入「水平機」，使之推動發電機而發電，但亦只能作一時間之貯蓄，柏林者爾落天堡 (Charlottenburg) 所設貯蓄機(圖六)為世界最大之蒸汽貯藏機，能以貯藏十五萬磅羅特時，一次能發四萬磅羅特。

抽水蓄力機 (Pump onspoi cheer-Laufwerk) 為最近二年來之理想，係利用夜間及晝間工廠休息時不用之電，推動電動機而轉動抽水機將低地之水，抽上高地，用電「極度」時，則利用高地貯積之水壓，推動水力機而使發電機發電，設置最大者，在得列士丁 (Dresden) 及黑得克 (Hortelcke)，各能供給一四〇〇〇〇磅羅特，但此種設置，須有適合之地形，非隨地可設也，此種蓄力法，雖效率不大，但能用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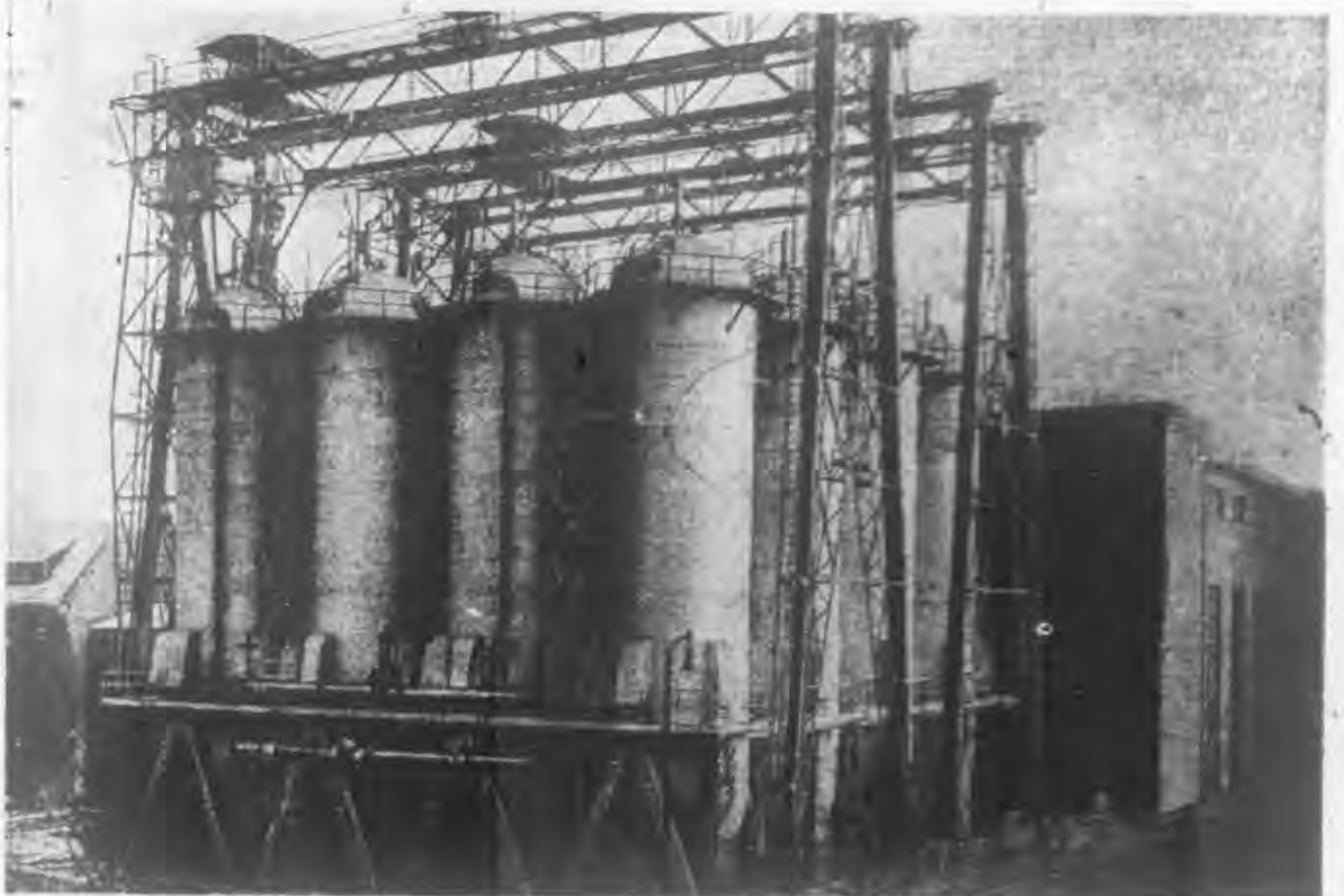
上：測驗上之透平機 (Tutbinen) 內心之旋轉子



左：倡爾威子 (Zschonow) 動力廠之 10000 啓羅滑特發電機及勵磁機

夜間幾乎完全耗費不用之電，以致「極度」時之用電，實增加價值不少矣。至其導電異地，仍係普通電網之傳遞，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從魯爾區域 (Ruhrgebiet) 至和拉柏爾克 (Vorbahn) 既有二二〇〇〇弗電壓之電線，足以傳遞數萬匹馬力，其他地區則有一一〇〇〇弗電壓之電線，現則企圖「環形」電線系統之成功，不過經濟而已，想一九三五年當可成功也，屆時電力將增至一〇五〇〇〇啓羅滑特，「極度」電則將有八五〇〇〇啓羅滑特，每年之產電，在一九二五年有十六兆餘啓羅滑特時，屆時當增至三十六兆矣，從總廠調度各地用電，以及遠地通稱自動開關等，則屬弱電工業之另一新門，其設置較前複雜，有如神經細胞，但其作用，絕不外根據電磁吸引與推拒之原理也。

工業進步之目的，在求需用適當，費用低廉，吾人試將近年之機



(二七一)

右：著爾落天堡 (Charlottenburg) 動力廠之魯子蒸汽貯藏 (Rutho-Dampfspeicher) 瞬息間能發 50000 啓羅滑特電力救濟川電極度時之量

與二十年前者一較，則知每一匹馬力所需之「極」已「一半有奇」，即較之四年前者亦低廉多矣，且此電氣化於應用方面，可使機器廠內避免因傳遞所發生之危險，以及「傳達軸承」等之消耗也。

至於交通電氣化，則不但能增高機器之能率，且能提高人羣之享樂，在蒸汽機車頭與電氣火車頭之競爭中，高壓四缸蒸汽火車頭，雖日益改善，進步突飛，然原則上電氣總在戰勝之地位，瑞士木得士鐵道 (Bundes Bahn) 已實行電氣化而得勝利矣，可知電氣化之障礙，不敷工藝及經濟原理，而在財政之窘迫也，德國電氣化之鐵道，現已有一二九二公里，最近之將來，可望七千公里計劃之成功，從柏林經萊茵工業區域而銜接和蘭，行車時間不過三至六小時而已矣，而近距離之交通，則將非電氣化不足以解決，蓋電動機隨處可以佔勝利也。

# 鯨捕

現代捕鯨魚之新方法，已與昔日捕鯨魚之舊方法，大不相同了，不獨捕鯨魚所用之器械，已有極大之改良，即捕鯨之漁船，亦今非昔比。因爲今日之捕鯨船上，已經有製魚油，製肥料，製罐頭之各項設備，故現代之捕鯨魚船，人們已賜以浮海工廠之稱號矣。此項浮海工廠，每一艘約重一萬二千噸，若最新式之督士摩號則更大，計有二萬二千噸。另有七個小輪船以輔佐之，航中且有無線電及飛機，至於捕鯨所用器械，亦已改用史溫炭槍，其犀利較昔日捕鯨所用之標槍爲尤甚，科學日進步，生物益無所逃其生命，這種矛盾的情形，實是令人不可思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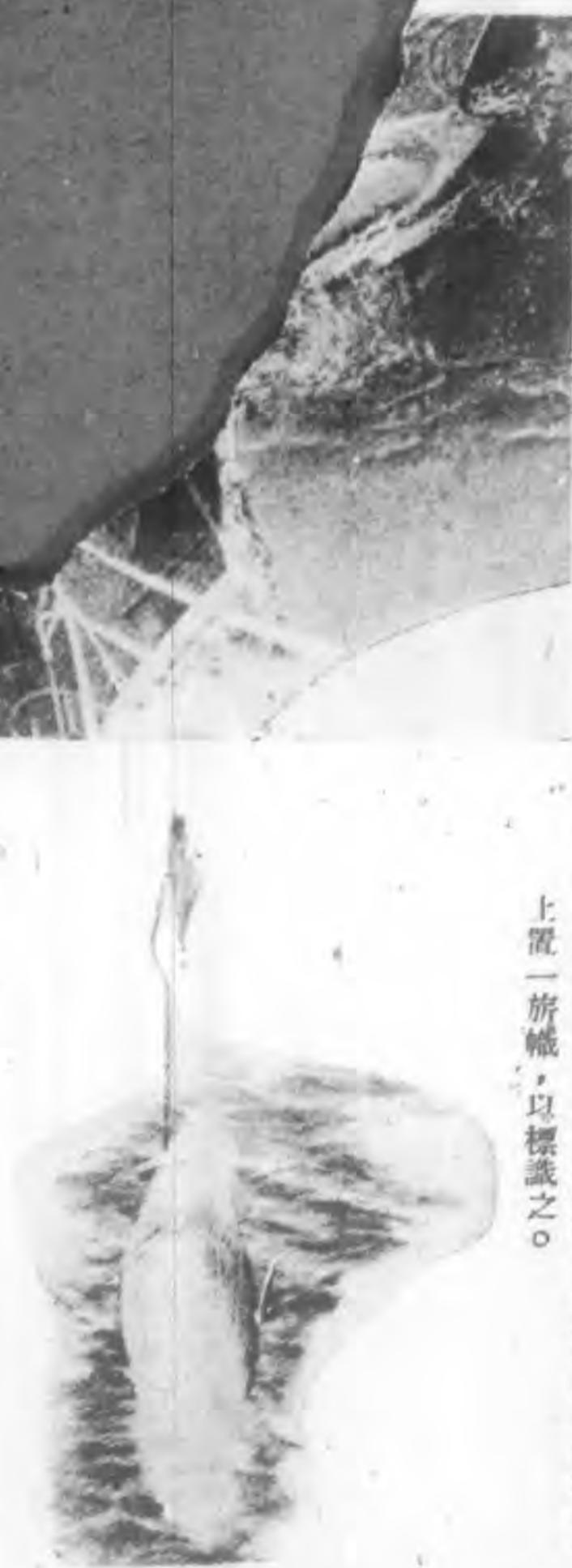
左：紐約港口內驗鯨魚油之化學廠



左：新西蘭捕鯨魚之狀



左：鯨魚被射中後，恐其沉沒，不易看見。故在槍前上置一旗幟，以標識之。



部一之頭鯨：上

## 亞林防臭水

此臭藥水含有多量加波匿酸，純淨消毒滅菌效力極強，天時漸熱，疫癘盛行，各界諸君爲生命保安計，請速購用，澆洒各處，免得傳染疫病之危險。



上海五洲藥房出品 各處分店均售



各有內池(亭心水)之寺光靈處一第中處大八山四平北：上  
，矣暑寒十數歷已：云據，等不斤十二一重，魚大色

# 風光

Views in Peiping



(贈攝雄志)(瞰下山者為從)角一的湖明昆與園和頤：上



(贈攝雄志)攝下第右(洞珠寶)處六第從 瞰鳥山四：上

**香港皮鞋公司**

北四川路武昌路口

電話 四二四八九

**彈簧皮鞋**

**步履如飛**

<p><b>本報</b></p> <p>全年二十四册 (國內)四元八角 (國外)七元四角</p> <p>郵費在內</p>	<p><b>廣告</b></p> <p>半年十二册 (國內)二元六角 (國外)三元九角</p> <p>封底面 全頁二百元 普通全頁 一百二十元</p> <p>普通半頁 七十元 普通全頁 一百二十元</p> <p>四分之三 四十元</p>	<p><b>版 權 所 有</b></p> <p>△△△ 處售代海上</p> <p>文開現北大 文華美術印刷公司</p> <p>明明代新東 書書書書局局局局</p> <p>△△△ 處銷代約特</p> <p>南洋總代理 上海新加坡小坡大馬路三四九號</p> <p>福州太東書局 廈門商務印書館 廣州良友公司 上海南強書局 上海生活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桃源村三十三號</p>	<p><b>國際現象畫報</b></p> <p>郵費國內二分半 郵費國外一角半</p> <p>出版兼編輯人 <b>梁伯行</b></p> <p>總發行處 <b>國際現象畫報社</b></p>
--	--	--	---